

73 T 5117/2143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DEC 11 1937

西河合集序目

勝朝彤史拾遺記

卷六

武宗外紀

卷一

後鑒錄

卷七

蠻司合誌

卷十五

蠡吾李璫曰此先生史集也先生少時以避賊故聚  
唐五代宋遼金元史于土室中思有所考正而不幸  
出走棲遲道路者越三十年會  
聖天子舉制科召試入史館自闡題分草作帝紀列  
傳外復爲后妃盜賊土司三雜傳而錄其賡者學者





更其名而彙爲斯集若武宗外紀則有見于其時之  
爲此紀者盡刪去本事而輯實錄以補之因編入焉  
向使先生丁盛年優游日月無憂患奔走卽慨然出  
世或早得遭逢  
聖朝其于唐後十一史必別有建明而惜其止于此  
也或曰然則何以無史論曰先生言之矣吾生平可  
幸者三一少無負郭田作衣租食稅男兒二不爲繼  
子慈孝兩隔三行文無宋人史論惡習蓋有所鑒云

西河合集

勝朝彤史拾遺記

卷一

洪武朝 孝慈高皇后 馬氏 貴妃 孫氏 郭寧妃  
皇淑妃 李氏 郭氏 惠妃 胡妃 建文朝 孝  
康皇后 常氏 建文太后 建文后 未樂朝 徐  
皇后 昭獻皇貴妃 權妃

卷二

洪熙朝 仁宗皇后 張氏 宣德朝 恭讓 胡皇后  
繼后 孫氏 景泰 吳太后 郭嬪 正統 天順朝  
睿皇后 憲宗 太后 周氏 王貴妃 胡惠妃

卷三

景泰朝 景皇后 唐氏 成化朝 憲宗 廢后 吳氏  
王皇后 孝穆 紀太后 邵貴妃 萬妃



卷四

弘治朝 張皇后 沈氏 選侍 鄭金蓮 正德朝  
夏皇后 沈賢妃 吳德妃 王妃 馬氏 劉美  
人 浣衣王滿堂

卷五

嘉靖朝 興王妃 蔣氏 陳氏 皇后 廢后 張氏  
方后 皇貴妃 王氏 杜康妃 李嬪 隆慶朝  
穆宗 皇后 李氏 繼后 陳氏 孝康 皇太后 段  
恭妃 萬曆朝 皇后 王氏 王貴妃 鄭貴妃

卷六

泰昌朝 光宗 后 郭氏 王皇后 孝純 皇太后 劉  
氏 李妃 東李妃 選侍 趙氏 天啟朝 懿安  
皇后 裕后 張氏 李成妃 馮貴人 胡貴人  
崇禎朝 莊烈 皇后 皇貴妃 田氏 青霞 女子  
昭仁宮 宮婢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大可 稿

又名生 蔡文子 聞較

勝朝彤史拾遺記

彤史者後宮女官名也其制選良家女子之知書者  
充之使之記宮闈起居及內庭燕褻之事用示勸戒  
而惜其書不外傳予幼時得先子石阡府教授所藏  
宮闈記闈一卷自洪武至萬曆凡十三朝可謂小備  
雖所闕亦無幾第載事未確其文不雅馴予承乏為  
史官值修明史嘗闕題起草得順成弘正四朝后妃



列傳因歷探中秘以為必有異聞畸事可補疏略而  
 遍搜史竄但得詳冊封年時及后妃崩薨喪葬諸禮  
 節而他無所有乃不得已仍取外史所記與實錄稍  
 不誣者草成應之而拾其餘贖歸而雜之先子之所  
 藏復為斯篇大抵事取可驗寧闕勿備謂之拾遺既  
 無彤史稱彤史者曰非史官之正史焉

太祖朝  
洪武

孝慈高皇后馬氏宿州徐王馬公女也馬之

先有宋太保默者家于宿之新豐里

一作閔子  
鄉新豐里數傳

及公以貲豪里中善施而貧元至順間其母鄭媪生  
 后卒公殺人避讐投所好友定遠郭子興以后託焉

會江淮亂子興起兵據濠州太祖在軍中子興妻張  
 氏奇太祖力勸子興妻太祖以后曰是人有異相非  
 常當藉此收之且馬公不可負也子興以為然遂贅  
 太祖于其家獨子興子三與太祖不相能數數搆太  
 祖間以他事幽太祖別室絕口食后竊懷錙底飼之  
 值蒸饑饉熱后乘熱竊其一懷之薄乳傍乳為之糜  
 幸張氏憐后意皇急陰解之

原評曰陰解不屬上一  
節然急接此句又急接

下一段則與後冊  
后論言照映警切

時諸軍四出多鹵獻獨太祖無有

子興怒后密勾張氏婉轉且以棗脯薦子興子興置  
 不問后善承人意而知書精女紅太祖每出軍一切



軍狀皆屬后籍簿井井雖踰時詢之不少遺暇即率諸校妻縫紉衣襦以備不給至太祖渡江后多智恐元兵躡其後必相隔不俟太祖命急率諸校妻過太平止繁昌陳廸家而元兵果扼渡如后慮后遂于廸家生皇長子焉時吳漢接境戰無虛日后時時贊太祖規畫嘗謂太祖曰定天下在得人心人心者天下之本也又曰用兵焉能不殺人但不嗜殺人則殺亦罕也太祖深然之洪武元年上即皇帝位册后既册謂羣臣曰昔光武受命嘗回思滹沱麥飯以勞馮異唐德長孫后以其能周旋于隱太子構隙之間今皇

后同朕起布衣閱歷憂患每不憚灼肌體懷熱食句朕此不止麥飯也至郭氏猜嫌幾罹叵測后卒能多方彌縫以脫朕于難其與長孫之周旋險易何等語曰妻者齊也又曰家貧思賢妻非后德齊一安有今日其敢以富貴忘貧賤哉羣臣呼萬歲既而語后后曰妾聞夫婦相保易君臣相保難陛下不忘妾妾願陛下尤不忘羣臣百姓

原評曰一段雖似馮異傳然文氣直逼西京與後漢稍異

乃追封馬公為徐王鄭媪為夫人以無嗣且不得公媪死所乃瘞衾冕置冢戶立廟新豐里后歲時饗祀哀焉清江范孺人者習女史后令說古今賢后事至



竇太后后曰黃老者何教而太后好之曰黃老者清  
 靜無所為不必為仁義而民孝慈是其教也后曰孝  
 慈即仁義也世有舍仁義為孝慈者哉左右諸嬪有  
 以明德馬后比后者后曰吾安所及之亦效之耳第  
 后性本儉嘗命練故織為衾褥以賜貧民緝裁餘繒  
 帛及織工治絲有荒類者纂彙為衣帔以賜諸王公  
 主身御澣濯久紕不即易曰此弋綈遺法也周王之  
 國遣慈母江貴妃從一作孫賜以已所御紕衣一杖  
 一曰王有過則披衣杖之即違馳以聞歲蓄六宮皆  
 蔬食請上賑卹上許之后曰儲備之不先以致有此

夫賑以卹其後不如儲之備于先為有要也上深然  
 其言上意氣豪略威福多不測后順事承指每從容  
 開導其所補救有為外庭所未稔者先是參軍郭景  
 祥總制和州或言景祥子不孝嘗持槩趣景祥上曰  
 若此當誅之后從容曰妾聞景祥止一子獨子者必  
 驕情也然亦安至是且陛下殺一人而遽至絕人之  
 後此非細也毋亦廉而後殺之及廉之果不實上曰  
 微后言幾誤斬郭氏祀矣李文忠守巖州上聽楊憲  
 言欲名改為揚州守后曰文忠賢其行信于人改則  
 失人心且敵方壓境守將未易動也上然之文忠遂



克杭州春坊李希顏為諸王授經擊王額以管上怒甚后解之曰幾有使製錦而惡其翦者夫曲謹婦寺之愛也而以責師傅可乎宋濂以學士歸里坐孫罪被逮將刑后念其有師傅功急進曰宋學士家居豈知情者妾聞里塾延一師尚終身敬衛之况官家乎上曰此非汝所知也會后侍上食舉匕向銅鼎潸然而却上問故后曰妾痛宋學士之刑而欲為諸兒服心喪也上聞投箸起明日赦濂改安置茂州吳興兒沈秀貲富侔國曾為上犒軍而築都城三倉長於思欲誅之后諫曰妾聞法也者所以誅不法也非所以

誅不祥民富侔國民自不祥爾夫不祥之民天蓄有之於國法何預焉乃釋秀戍雲南嘗令死囚築都城贖刑后曰以役贖死仁也然以久瘐之囚而重之力役得微仍以役死乎上為罷其役釋之后慈愛性成而又持大體嘗曰施恩必使遍然推之有差等也今民間眾庶固多艱難獨念京朝官去井里挈妻子僮僕奔走事上而俸入有限反多徧謫差祿之謂何乃勸帝厚日給別賜諸褒錢且請太學生之攜妻室者置家糧名紅板倉糧皆后恩也后細務必親既貴猶自主饋事近臣及奏事官朝罷必會食后每取嘗之



即不旨必為上言責光祿卿至御膳日上后必省視  
 宮人請自重后曰事夫親饋食禮也且上性嚴急萬  
 一偶失飪吾得承之汝輩堪此耶他日羹寒上翻羹  
 汚后衣后令燁再進他無所責上嘗怒宮人后亦怒  
 令付宮正司治罪上稍解問后曰不自責付宮正何  
 也后曰妾聞賞罰惟公足以服人故明主不以喜怒  
 加刑賞當陛下怒時恐有觴重付宮正則酌之矣即  
 陛下論罪人亦有司者治之耳上曰爾怒何也后曰  
 妾之怒所以解陛下怒也后初知書及貴益好學嘗  
 為上曰法屢更必弊法弊則奸生民數擾必困民困

則亂生上曰至哉言也命女史書之冊嘗俘元寶玉  
 至陳于廷后陽認之曰元有是何以失之意者此非  
 寶與上曰朕知之矣后多學必謂珠玉非寶惟善為  
 寶也后拜曰如陛下言原評曰不以為風諫而以為  
 術弄多學一語不可刪去

洪武十五年八月后疾羣臣請禱醫后曰生死命也  
 禱醫何益且醫一不效或致錄醫是重吾過也上問  
 有言乎曰陛下與妾起布衣藉陛下神聖得貴為母  
 后足矣復何言所願言者惟陛下求賢人納讜諫而  
 已是月丙戌崩年五十一上悲悼終身不再立后九  
 月葬孝陵葬日各不以成穆孫貴妃末貴妃江貴妃



祔越日祔太廟逾年宮人思之作歌曰我后聖慈化  
行家邦撫我育我懷德難忘懷德難忘于萬斯年泌  
彼下泉悠悠蒼天后生懿文太子標秦王棧晉王桐  
成祖文皇帝周王橐寧國安慶兩公主初諡曰孝慈  
皇后永樂元年上尊諡曰孝慈昭憲至仁文德承天  
順聖高皇后嘉靖十七年復上尊諡曰孝慈貞化哲  
順仁徽成天育聖高皇后初后生成祖有龍見于寢  
嘗夢微時野歸遇賊皆紅冠追之成祖以馬進扶后  
執鞚賊見成祖皆避去后以故鍾愛之然勿言所夢  
及上厭太子柔弱曰非繼體也后始以夢告仍戒勿

洩而其後卒有靖難之事

貴妃孫氏陳州人父和卿以仕元偕妻晁氏至常州  
家焉元末兵亂妃父母相繼死獨長兄瑛有材幹辭  
家遠游久未歸妃年十三隨其次兄璠避兵江都將  
以次北還而江都城陷璠又死元帥馬世熊妻得妃  
育爲女年十八未字也上求有容德者納宮中人或  
以妃告及按果然遂納之妃敏慧端麗而嫺禮法言  
動皆中矩高后嘗謂上曰古賢女也妃痛無外家間  
一請上求兄瑛所在久之得瑛官參省上卽位冊貴  
妃位冠諸妃上妃佐高后相六宮事高后以慈妃以



法皆相濟得治。洪武七年九月癸未一作庚寅薨年三十

二上震悼賜諡成穆妃無子祇生四女上命周王橚

主其喪服慈母三年皇太子諸王皆替并敕詞臣撰

孝慈錄凡庶子為生母服三年眾子為庶母皆替推

妃恩也時命有司營厝於朝陽門外褚岡之原賜兄

瑛田租以供歲祀而其後祔高后陵

郭寧妃臨淮郭山甫女也山甫善相人上龍潛時嘗

游臨淮過山甫家山甫自外至見上大驚急呼內治

饌治畢夫婦捧七箸侍上飲笑語甚歡中酒闔外戶

蹠曰公非常人也自愛嘗言鍾離有王者氣當在公

矣上去山甫謂諸子若曹皆田舍郎爾而有封侯之

相吾初疑之今始知以是也原評曰此等形寫乃遣

其二子從龍渡江而親飾妃納乙室侍孝慈皇后行

間洪武三年封寧妃孝慈崩妃攝六宮事稱皇寧妃

生一子名檀封魯王上甚念山甫及妃貴而山甫已

死乃累贈山甫為營國公二子皆以開國勲封侯如

山甫言長子興輩昌侯次英武定侯

皇淑妃李氏壽州人其父傑當洪武初曾以廣武衛

指揮北征戰而死十七年九月冊淑妃以高皇后服

闕不立后進為皇淑妃攝六宮事



郭惠妃者滁陽王長子郭大舍女滁陽生三子皆非命死獨大舍遺一女封惠妃人有相郭氏宅者曰宅有女當大貴初惡其言至是驗徐王託孝慈于滁陽滁陽育之亦郭氏女也妃生蜀王豫王谷王及汝陽永嘉二公主豫王即代王

胡妃臨淮人父顯以世開國功襲定遼都指揮同知進都督既而改武昌護衛妃生一子名楨封楚王

建文帝朝

孝康皇后常氏懿文皇太子妃開平王遇春女也

洪武四年冊為皇太子妃既而有疾薨太祖哀之為輟朝三日高后素服臨諡曰懿敬建文元年追尊

懿文皇太子為孝康皇帝廟號興宗遂尊妃為孝康皇后永樂改元復降稱懿敬皇太子妃祔懿文陵其後嘉靖二十年孝宗張皇后崩廷臣議尊諡有以孝康進者或曰此興宗皇后諡也世宗曰興宗既降尊襲之何害遂諡孝康蓋世宗有微意云

建文太后呂氏壽州人洪武十一年冊為皇太子繼妃國初有呂本曾仕元為總管府已而歸順官吏部尚書出為都轉運鹽使是其父也妃生虞懷王雄英及建文皇帝吳王允燧衡王允燧徐王允熾建文元年尊妃為皇太后靖難兵至金川門遣人迎太后太



后。至軍中。成祖再拜自陳。不得已。起兵之情。太后無一言慰勞而返。及返。未至宮中。火起。遂于是年七月。隨幼子允熾。居懿文陵。未幾。改元。革太后號。復稱皇嫂。皇太子妃。

建文皇后馬氏。光祿少卿馬全女。洪武二十八年十月。册后為皇太孫妃。建文改元。立為后。生二子。文燧。文圭。靖難兵入城。而后崩于火。聞者哀焉。

成祖朝徐皇后。成祖后也。武寧王徐達以張夫人。姬。

太祖為之娶謝氏。生后。而賢幼時。誦書史。一過不忘。人稱女諸生。然慎不狎獵。每觀書。得一善事。必一。

再思曰。奈何。倣之。太祖聞其賢。親召達。乞聘為燕王妃。洪武九年正月。授封册。高皇后深愛之。曰。真吾婦也。燕王之國。后理王宮政。甚治。乃以居高皇后喪。斷酒肉三年。每語及高皇后。輒流涕。成祖問后。高皇后遺言多可誦。顧何言。寂要后能舉之乎。后一一舉之。無所遺。靖難兵起。后留與世子居守。李景隆攻城。城幾陷。后親率諸將校。妻擐甲。登陴。挾矢石禦之。敵遂以却。洪武三十五年。上即皇帝位。乃以十一月壬辰。册皇后。后明于治理。每言南北兵爭。久民敝。宜息。息而上方用人。稍稍以新舊為間。后力為解釋。有曰。



伊呂宮散卽勝朝猶用之况太祖所遺者乎

原評曰此學問

語借以成祖之英敏而見不及此

后弟增壽當建文時曾以國情輸

之上而建文君誅之至是議贈爵后不可上曰后欲

為漢明德耶顧今豈以外戚故封之竟封定國公而

命其子景昌襲其爵命下始告后后不謝曰非妾志

也會冊皇太子及漢趙二王后以為太子仁可不忝

主器而二王不馴勸選宮僚且請仍用廷臣兼署之

曰一則任使一則疑隙不生此高皇帝善制所宜萬

世未遵者嘗問陛下所與共治者何也上曰六卿理

政務翰林職論思皆是也后曰請得悉名諸命婦觀

之上許諾及名入遍觀喜甚各賜以冠服鈔幣且諭

之曰凡婦相夫豈止衣服饋食云爾必將有德行之

助焉古公侯夫人及大夫士之妻其能助成夫德載

諸簡牘夥矣今上所共理者六卿翰林之臣也爾諸

命婦詎無所以贊于內者夫百姓安則國家安國家

安則君臣夫婦皆安此所當共勉者也且夫朋友之

言有從有違夫婦之言婉而易入爾其思之又召翰

林學士解縉黃淮胡廣胡儼楊榮楊士奇金幼孜妻

見柔德殿各賜勸勉且賞賚甚至后嘗輯女憲女誠

諸書採其要者作內訓二十篇曰德性曰修身曰慎



言曰謹行曰勤勵曰儆戒曰節儉曰積善曰遷善曰  
 崇聖曰景賢範曰事父母曰事君曰事舅姑曰奉祭  
 祀曰母儀曰睦親曰慈幼曰逮下曰待外戚又纂古  
 嘉言善行彙一編名勸善書頒行天下永樂五年七  
 月后疾上臨問后以求賢才明邪正厚宗室抑外戚  
 為請上納之既而謂皇太子曰往者靖難時諸從征  
 婦之居留者皆為我授兵嬰城捍敵往往扯衿纏瀝  
 粉汗每愧無以謝之聞上將北巡吾欲于此時為追  
 請恩澤今不逮矣又曰積善如登山久必高積惡如  
 穿坎久必陷乙未崩年四十有六后生仁宗及漢庶

人高煦趙王燧永安永平安成咸寧四公主上慟曰  
 吾從此不得聞善言矣乃為后薦大齋于靈谷天禧  
 二寺聽羣臣致祭光祿卿營齋事惟謹十月甲午冊  
 諡曰仁孝皇后七年葬天壽山升祔太廟二十二年  
 仁宗即位改葬長陵上尊諡曰仁孝慈懿誠明莊獻  
 配天齊聖文皇后

昭獻王貴妃蘇州人也隨父宦在京永樂初選擇良  
 家女妃入宮冊為昭容時宮中上下多朔產略少委  
 曲獨妃具才德能從容婉婉以行其意以故妃佐理  
 宮政稱愜伏仁孝愛之永樂七年仁孝服闋進貴妃



上自仁孝崩後在宮多任性間或躁怒宮人皆惴惴懼妃特輾轉調護徐俟意解自皇太子親王公主以下皆重賴焉十八年七月丙子以疾薨上震悼為輟朝五日賜祭諡昭獻貴妃命禮臣考高皇帝成穆貴妃故事一視其喪葬以寵卹之

權妃者朝鮮人永樂七年五月朝鮮貢女充掖庭妃隨眾女入上見妃色白而質復穠粹問其技出所攜玉琯吹之窈眇多遠音上大悅驟拔妃出眾女上逾月册賢妃授妃父永均為光祿卿八年十月妃侍上北征凱還而疾至臨城曰不能復侍上矣遂薨上哀

悼親賜祭諡曰恭獻命厝其柩于澤縣敕縣官守之時朝鮮所貢女其見具位號者復有任順妃李昭儀呂僖仔崔美人四人皆命其父為京朝官順妃父添年為鴻臚寺卿昭儀父文僖仔父貴真為光祿少卿美人父得霖為鴻臚少卿其後永均以宣德一作洪熙中卒計間上仰推先澤遣中官賜祭賜其家白金二百兩文帛表裏有差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僧開 行十九

稿

繪錫宸較 雍聖臨較

勝朝形史拾遺記

二

仁宗朝 洪熙

仁宗皇后張氏河南永城張麒女也麒由兵

馬指揮使封彭城伯生二子一女即后也后以洪武

二十六年册燕世子妃永樂二年四月改册為皇太

子妃時仁宗體肥腰腹徑數圍而膠臠上命與諸王

馳馬仁宗辭不能上大恚命有司滅仁宗膳仁宗危

甚會上令監國二王播流言中之幾易儲后內寬仁



宗而外事成祖及仁孝皇后甚謹重得仁孝心仁孝  
 每言于成祖成祖亦意解嘗曲宴內苑仁宗侍成祖  
 見仁宗色變唾而詈移時指后曰此佳婦他日當承  
 我家脫微此廢爾久矣后起頓首謝頃之忽失后所  
 在上怪使覓后則后方親入宮庖手湯餅出薦上且  
 喜且感顧仁孝原評曰三字人所忽此仁孝為慰勞  
 泣下乃呼仁宗及后前劇飲盡懽乃罷由是太子得  
 不易未樂二十二年十月仁宗既即位命英國公張  
 輔持節冊皇后明年仁宗崩宣宗立尊為皇太后凡  
 軍國大事悉上皇太后叅決皇太后亦每事諮詢不

敢以聽政自居擅外廷議方是時海內太平上入奉  
 起居出侍遊宴四方貢獻雖瓜果微物亦必先上皇  
 太后然後嘗食兩宮慈孝聞天下宣德三年太后遊  
 西苑上親掖輿皇后皇妃皆從行泛舟登萬歲山上  
 捧觴上壽獻詩頌太后太后亦賜觴論上以保境安  
 民至意上稽首謝五年二月謁長陵獻陵上親橐鞬  
 騎導至河橋下駢扶輦行既過復騎畿民觀者夾道  
 傍皆感悅呼萬歲時陵園父老適迎至太后顧上曰  
 百姓以君能安民故不憚遠赴趨承踊躍爭欲得一  
 望顏色倘無以安之恐天下之望君者不止是矣上



拜謝。還上奉太后過農家名婦女問生業安否。婦  
女。曰。臣。在。朴。如。家。人。然。太。后。喜。賜。鈔。幣。飲。食。時。有。以  
野蔬村酒獻者。后嘗訖。復賜上曰。此農家味。當知之。  
扈臣張輔。寒義楊士奇。楊榮。金幼孜。楊溥。請候見行  
殿太后慰勞之。賜酒饌及白金文綺。且曰。爾等皆先  
朝舊臣。今日之清寧。得展游宴。雖祖宗實祐之。亦卿  
等輔相力也。其勉導嗣君。無忽輔等頓首謝。是日諭  
上作賞春賦。他日上謂士奇曰。太后謁陵還。悉能道  
汝輩姓名及所行事。謂張輔武臣也。而達大義。寒義  
厚重。小心。但少斷耳。惟汝能正言。無所避。先帝或數

不樂然。終能從汝。以至不敗。特三事未從。可悔也。士  
奇謝。太后遇外戚嚴。兄杲。彭城伯弟昇。忠安伯。至醇。  
謹時諭以恭儉。悉飭保家族。不許預議國事。楊士奇  
每言昇果賢。非他戚比。卽所議事。鮮非是者。其令預  
議。便太后終不許。暨宣宗又崩。英宗方九歲。太后謂  
國福長君。欲名立。襄王不果。英宗旣嗣。大臣請太后  
聽政。太后曰。毋壞我家法。凡事付閣議。然後行。致書  
兄杲及弟昇。弟朝參。勿干預一切。特除去宣宗宮中  
諸玩物。及不急諸務。時勗上以學。又數語。洪宣間委  
任股肱。事故是時。天子尊師傅。興學校。舉任賢才。爲



一代極盛正統二年太后御便殿召張輔楊士奇楊榮楊溥胡濙入上東立近榻輔等立西下女官佩刀劍襍侍太后名輔等前曰卿等皆舊臣嗣君幼幸同心為社稷計又語士奇溥曰先皇帝監國時念二卿孤忠及在位猶時時道之言在耳不忘也士奇等伏地謝乃顧謂上曰此五臣皆先朝所簡帝其重之凡事非五臣贊決勿行也先是中官王振者在宣宗時曾以技巧逆上意後用英宗伴讀恩秉司禮監惡未著也然而太后知其奸故當大臣請垂簾時太后令一切政務必閣下裁決越日遣使一至閣詢若日

若事俟閣臣列奏太后親驗之始行或出振不赴閣議者必立名振責格其事其防如此然終恐振不可

制原評曰急著此段則后之懲振有謂舊本皆遺此或將此記他處俱失篇法至是令呼

振振至太后色頓改曰汝侍帝起居多不法今賜汝

死女官抽刃加振頸帝跪請五臣隨帝跪太后曰此

輩誤人國多矣帝烏知之既而曰且以帝及諸公故

寬汝勿再也由是振終太后世不敢預大政七年十

月乙巳太后崩遺詔曰吾自洪武中配仁宗皇帝三

十餘年及為未亡人又十有八年今得全歸從先皇

帝地下足矣惟是國家至重當以愛人為保國之本



爾諸臣咸佐帝行仁政秉忠勤勿懈諸后妃家遵皇祖訓戒勿干預國事喪服遵仁宗遺詔以日易月天地祖宗社稷之祭不可以甲廢尊及百神之祀皆循常例勿停十一月丁巳上尊諡曰誠孝恭肅明德弘仁順天啓聖昭皇后越日祔太廟合葬獻陵后生宣宗及越王瞻墉襄王瞻塔方太后大漸時召大臣榻前問國家尚有何大事未舉者士奇言建庶人立四歲雖已亡當復其位號修其實錄太宗詔有收方孝孺諸臣遺書者死宜弛其禁太后默然未答若不省者諸臣受顧命遽出故遺詔不及焉

宣宗朝  
宣德

恭讓胡皇后者宣宗廢后也名善庠濟寧人父榮生七女洪武初長女名善圍以才色給事掖庭充尚宮頗見任使榮故于是時得授錦衣衛指揮至永樂十五年有詔選皇太孫妃司天奏星氣見奎婁當在濟河間求之使者下濟寧因以榮第三女進則后也按之合法相遂于是年冊皇太孫妃先是鄒平孫忠者由太學生擢永城主簿生一女姣皙而慧仁宗張皇后永城人也其母彭城伯夫人曾見孫氏女于主簿官舍奇之會永樂八年太宗謂皇太孫長當擇配彭城夫人稱孫氏女賢乃因張皇后言于太宗



太宗取孫氏入宮甫十歲即令張皇后育之已七年矣原評曰此以合傳體敘二后事方有至是詔選妃

以司天奏故竟冊立胡氏而以孫氏為之嬪彭城夫

人每為張皇后唧唧而張皇后賢不言也原評曰著此句又著

下句俱見筋節是時仁宗知其事故于仁宗嗣位冊孫氏嬪

時特賜孫氏得服妃冠服宣德改元尊張皇后為皇

太后皇太后有旨謂兩家定位久無可議仍冊胡氏

為皇后孫氏為貴妃故事冊皇后用金寶金冊皇貴

妃而下金冊無寶時宣宗初嗣位意亦稍稍向孫氏

特為孫氏請寶于太后敕尚寶製金寶如后賜孫氏

當時疑之既而上頗事遊幸且好弄后數數規諷上

稍厭后適后疾無子而貴妃宮人有身者貴妃隱之

為已有二年十一月宮中傳言貴妃生皇第一子上

遂名張輔蹇義楊榮夏原吉楊士奇入諭之曰朕有

一大事與卿等議固出不得已然亦決矣朕三十無

子而中宮屢身不得育頃且病日者言中宮祿命必

無子今貴妃有子當立為嗣夫母以子貴禮也特何

以處中宮輔等皆不答上乃舉后過一二顧榮榮進

曰是可廢也上曰廢后有故事耶義曰宋仁宗廢郭

后為仙妃是也時輔與原吉士奇嘿然無言上特問

形史拾遺記



士奇士奇曰臣事帝后猶子事父母也寧有為人子而議廢母者榮曰上命也士奇曰正惟上命勿輕出耳輔與原吉是士奇且曰此大事非詳議不可上曰不貽外議乎士奇曰宋仁宗廢后孔道輔范仲淹極言其非因率臺臣十數人入諫見黜夫廷臣非之至今史冊猶譏之誰謂無議哉既退榮謂原吉曰上志久矣恐非臣下所能止者原吉曰然廢之不可也士奇曰即上所舉中宮過亦何一當廢者而輕言若是明日上召榮士奇至西角門問曰昨議云何榮出懷中紙條后當廢事以進上覽未及竟艱然曰渠曷有

此顧士奇爾何言對曰漢光武廢后詔書有曰異常之事非國休福宋仁宗廢后而後復悔之願陛下詳慎幸勿却休福而貽後悔上不憚罷他日又詔問五人輔原吉對如前士奇曰皇太后神聖豈無旨者上曰與卿等議即太后旨也是日議未決最後乃獨召士奇于文華殿屏左右論曰朕旬卿必欲卿處之如何士奇曰此非臣所能處也上曰雖然以旬卿如是者三士奇俯久之仰而曰中宮與貴妃無嫌乎原評曰有大臣依回處寫出可惜曰無之頃中宮病踰月而貴妃日過視且倍慙也士奇曰若然曷若乘中宮有疾



而陛下導之使辭讓焉上曰善卿第勿言俟朕入導之數日復召士奇曰如卿言中宮果辭讓雖太后不許貴妃亦不受然中宮意決矣士奇曰若此願陛下待兩宮均等無厚簿無崇庠終之始之昔宋仁宗廢郭后而恩意彌篤可監也上曰朕不食言明日以諭義等義等皆曰善上乃敕禮部皇后自罹多病不能承饋祀重以無子懷謙退上表請閒朕念伉儷重屢拒不納而后愧再三不得已已從所請矣夫因其謙德而遂尊之禮也其稱號服食侍從悉仍舊不改如敕乃更立孫氏爲后而后竟廢后乃退居長安宮性

本恬不喜事華飾至是學清靜奉黃老爲仙姑張后甚憐之特召入居清寧宮凡內廷朝會饗宴必命后居孫后上孫后常怏怏英宗立尊張太后爲太皇太后孫后爲皇太后后益謙讓然視后如故正統七年太皇太后崩后祭奠列名妃嬪中竟不得與孫后齒因痛哭不已踰年亦崩下外庭議喪禮時楊士奇病在告諸臣就問之士奇請用后禮葬諸臣曰此非內廷意也士奇面床陰不言諸臣竟用嬪御禮別葬于金山謚靜慈仙師天順六年孫太后崩英宗皇后錢氏嘗事后知后賢每爲英宗言后無罪廢羣臣畏



太后殮葬諡號皆無禮傷之英宗問李賢胡母后以疾請開耳諡仙師豈令典耶朕欲尊上皇后諡且飾其陵寢饗殿神主皆得更制如奉先殿式何如原評曰英宗復胡后位號與止宮妃殉葬皆足為千古法式第復位號事稍涉私嫌猶不及孝宗之公若止殉則度越遠矣賢頓首謝稱善上敕羣臣皇考以胡母后多疾聽其請開朕以冲齡當母后令終上諡無狀心甚缺然其改議尊諡令所司修葺陵寢饗殿如制七年七月己未禮部尚書姚夔等議上尊諡曰胡太后入嬪先皇久專宮闈嗣任奴之微音慕黃老之清靜讓位別居優游卒歲顧典禮未行重違素志尊崇有自特

發宸衷夫有至行者必受令名慎追遠者可風末俗先太后謙讓如彼我皇上克念如此至德大孝古今罕有臣等躬逢盛事不敢掩忽謹議上尊諡曰恭讓誠順康穆靜慈章皇后乙丑修陵寢甲戌遣駙馬都尉石璟詣陵所上冊寶焉

宣宗繼后孫氏鄒平人永樂八年選入宮十五年為皇太孫嬪二十二年改稱皇太子嬪宣德改元冊貴妃時雖立皇后胡氏而后以無子且多病將遜位與妃妃乃謬敬后后病妃故朝夕視陽為憂勞及妃稱有子后上表退讓請定國本妃猶固辭曰皇后病已



自有子吾子敢先皇后子耶。宣德三年三月以后表  
 遜故竟冊貴妃為皇后子為皇太子是為英宗英宗  
 即位上尊號曰皇太后車駕北狩后用于謙策斥議  
 遷者而命郕王入監國社稷安郕王即位尊后曰上  
 聖皇太后時英宗在迤北后嘗寄禦寒衣裘手自縫  
 織及居南內后時時遣使問候遺珍饌且數自入視  
 會守者王誠舒良密謀伺后入當白景皇帝留后南  
 內后聞始不往既而石亨曹吉祥等謀奪門密白后  
 后許之英宗復辟上徽號曰聖烈慈壽皇太后先是  
 宣宗冊后為嬪時賜嬪冠服及冊妃賜妃寶皆非制

原評曰此用略筆後用詳筆  
 一詳一略當與胡后記參看

明初宮闈無上尊者時  
 岷王徽焯因禮部尚書楊善以請英宗難之曰恐非  
 祖宗法貽後議也其後尚寶卿錢溥兵部尚書陳汝  
 言復以為請且曰復辟時非太后有詔誰敢提兵入  
 禁門者今曹石等皆受賞而太后尊號缺然是違卑  
 而及違尊也上從之然而明代之廢后上后徽號凡  
 宮闈破例皆自后始矣后端慎而有裁決然故識太  
 體其待外家皆有法初王振肆橫祭酒李時勉遇振  
 車不下振怒廉時勉他過械其首示文廟前太后聞  
 大驚召上曰祭酒者國子師也至重即有罪奈何戴



囊頭辱之謂觀瞻。何上謝不知太后大怒曰。卽不知何用汝作皇帝。帝遣問知振所爲。立釋之。土木之變。太后知于謙能任難。卽以侍郎陞本兵。復辟後。太后憐謙忠社稷。以不賞死。面詰上曰。何爲不留謙。上深悔悟。至若后父忠在。求樂初爲。求城主簿母董氏年九十有子五人。繼宗。紹宗。顯宗。續宗。純宗。及諸孫數十人。竝以后故。賜官爵。繼宗。爵會昌侯。董與董太夫人弟亦以奪門功。封海寧伯。然太后無私外家意。時繼宗已侯。復有爲。紹宗言者。上謂李賢曰。孫氏授官必數請而後得之。然太后猶怫怫不樂。曰。我家有何

功而冒濫至此。今左右復爲之求恩。謂慰太后心。不知正不爾也。賢頓首稱嘆。因曰。祖宗家法。外戚總不得預政。今會昌侯典禁軍。太后知之乎。上曰。近侍初言京營者。所以警非常。非皇舅領之。不可。故與之實。非太后意。且太后未嘗不悔也。會顯宗。奴客奪庄田。私造店房。截估人貨。上命議如法。其兄會昌侯乘間請且乞。太后念董太夫人。太后曰。豈可以親故。旣國法也。敕還田。毀店房。羣械其奴。客戍之。天順四年。清冒迎駕功。許檢舉。繼宗。檢舉其子弟家人共二十餘名。上用李賢言。令革去。家人存子弟名曰。若白。太后



不侯矣六年九月崩上尊謚曰孝恭懿憲慈仁莊烈  
齊天配聖章皇后合葬景陵主祔廟

景泰吳太后者宣宗妃景帝母也丹徒人宣宗以宣  
德中冊吳氏為賢妃景帝即位尊為皇太后英宗復  
辟復稱宣廟皇賢妃成化中薨父彥忠先官都督卒  
子安封安平伯天順元年削爵

郭嬪名愛字善理鳳陽人穎悟警敏有文章名宣宗  
聞之納為嬪入宮二十日卒嬪自知死期書楚聲以  
自哀其詞曰修短有數兮不足較也生而如夢兮死  
則覺也先吾親而歸兮獨慙乎予之孝也心傍徨而

不能已兮是則可悼也

英宗朝 正統睿皇后英宗后也姓錢氏直隸海州人

洪武初有錢萬者以軍功封昭勇將軍世襲金吾指

揮使再傳及貴由金吾指揮使陞中軍都督進贈安

昌伯一作后族微娶明威將軍燕山衛指揮僉事包

諒女一作后父貴以燕山生后正統六年正月奉太

皇太后懿旨敕禮部選擇直隸南京鳳陽淮徐河南

山東西陝西官民家女子年十三至十五容貌端潔

資性醇美中禮度者有司聘給其父母親送詣闕時

后年十四中選迎入宮八年四月冊為后十四年上



北狩后盡出中宮所有貨仗變之佐迎駕費每夜露告天罷即卧地因壞一股復以久泣故傷目景泰改元遷后仁壽宮及迎上還后乃隨上居南城上復辟太監蔣冕白於皇太后謂后無子周貴妃有子請立周貴妃為后上怒立斥之先是太后陰以上為子人無敢言者至是太后崩后具言狀且為胡廢后白所枉上始悟然終莫知毋宮人者為誰也甚恨會后弟欽鍾以從征殉土木難上念之欲封其子雄而后辭甚至上以是益重后然終念后無子恐他日蹈胡后轍特于彌留時遺命錢皇后千秋萬歲後與朕同葬

大學士李賢書冊藏閣中憲宗立上兩宮尊號周貴妃倚子貴故不欲與后齒曰豈有皇帝非其子而稱太后者倡言錢后無子損肢體久病當視胡廢后故事獨尊上生母為太后遂傳貴妃意使太監夏時集外廷議大學士彭時李賢交爭之且曰胡太后以讓位故遲于上尊今太后名位在未嘗讓也夏時曰即讓何不可時曰胡皇后讓位宣廟在也先帝已大行臣子誰敢為太后言者夏時厲聲曰公等敢三耶二耶罪何天立語曰兩宮同尊皇上之孝也臣子所不爭者正為皇上全孝德耳錢太后已無



子又誰利耶。有太祖太宗之遺法在。又誰二耶。夏時入請命。良久出令草竝尊詔。時復與賢議。特加正宮二字。以別之。乃上后曰。慈懿皇太后。而上周后曰。皇太后。當是時。上方營裕陵。時與賢復疏。營三壙。以俟而。上不之許。成化四年。太后崩。復集廷臣議葬事。彭時首言。梓宮當合葬裕陵主祔廟。故制也。有何議。夏時曰。所議者。謂慈懿無子。損肢體。必難以入山陵耳。彭時曰。慈懿母儀三十年。當先皇帝在時。未嘗以損肢體。違寢御也。夫先皇帝不異室而為臣子者。反。同穴。吾未敢聞。况先皇帝遺命在。耶。

日譙言難此犀快

他日上御文華殿。名閣臣至。問慈懿禮如

何。彭時仍以合葬對。上曰。朕豈不知。但與皇太后有礙耳。時曰。皇上以孝事兩宮。禮之所合。孝之所歸也。何礙。時商輅劉定之等皆言之。且曰。孝從義。不從命。上曰。不從命。尚孝耶。彭時曰。合葬亦先帝命也。臣惟陛下從先帝合葬之命。而後虛其右壙。以曲從太后之命。庶孝兩全耳。夏時曰。前議三壙。已不行。今可再乎。彭時曰。慮今有爭前。所以議也。前既不行。今所以爭也。原評曰。語皆對針。舊上不能難。彭時出明日復上疏。謂大行皇太后正位中宮。陛下既尊之為慈懿。



皇太后在先帝伉儷之情與陛下母子之義俱炳然矣。今復以祔葬之禮，又多異議。是必以皇太后千秋之後，當與先帝並尊。陵廟惟恐二后同配，非本朝制耳。夫有二太后，自今日始，則並祔陵廟亦當自今日始。且前代一帝二后，其並配祔者未易悉數。卽如漢文帝尊薄太后，雖呂后得罪，宗社尚得與高帝並葬。長陵宋仁宗尊李宸妃，雖章獻劉后無子，猶得與真宗同祭太廟。何則？並尊不相格也。今陛下純孝遠過前代，而祔葬一節反出漢文宋仁下。臣未之信。且慈懿旣祔，則皇太后千秋之後，正足驗兩宮雍穆在生。

前旣共所尊，而身後更同其享。此後禩觀型所由起也。疏入，再下議。吏部尚書李秉禮、禮部尚書姚夔、廷臣九十九人皆議如時言。且曰：萬一大行皇太后與皇太后千秋萬歲後，不合葬，同祔安。保後來無議改者。上曰：卿等言是也。但朕屢請皆未得乖禮，非孝違親亦非孝。卿等爲朕圖之。明日詹事柯潛給事魏元等疏上，又明日尚書姚夔等合疏上，皆執議如初。內旨猶傳別擇葬地。夔等乃率百官跪伏文華門，候旨。自巳至申，上諭羣臣退。衆叩首曰：不得旨不退。于是商輅劉定之等皆入內，勸上降旨如羣臣議。羣臣齊聲。



呼萬歲退。七月丙子上尊諡曰孝莊獻穆弘惠顯仁  
 恭天欽聖睿皇后九月庚申祔裕陵然猶異隧去英  
 宗元堂約數丈中室之而虛右壙待周太后則隧道  
 通焉且又不得與於奉先殿配祭弘治十七年周太  
 后崩孝宗問劉健李東陽謝遷出裕陵圖指示曰此  
 有二隧然是隧中通而是隧則否此當日中官為之  
 外廷未曉也朕見成化間有彭時姚夔等疏嘆先朝  
 大臣為國如此而猶餘遺憾爾爾健遷等乃極言當  
 時委曲先帝不得已之意上曰當時先帝亦惑于形  
 家言耳司天謂上于陵堂恐漏風氣故因循聽之朕

今欲為之一決因以指畫紙曰皇堂窒天地閉

叶音必列

反皇堂一通風氣流行朕意既定可無慮此健等力

贊之他日御便殿問健等曰太后祔廟禮如何健等

言祔二后自唐人始也祔三后自宋人始也漢以前

一帝一后而已曩者定議合祔配享以孝莊太后居

左今太行太皇太后居右如唐宋故事臣等以是不

敢復請上曰二后已非况三后乎遷曰彼三后者謂

一繼立一生母也上曰凡事須師古太皇太后鞠育

朕躬朕豈敢忘顧私情耳祖宗舊制一帝一后今設

竝祔則改壞祖制自朕始矣不可且卿輩尚不知奉



先殿祭也。皇祖特座一飯一匙而已。夫孝穆皇太后生朕，朕且設奉慈別祀之。今仁壽宮前殿寬，朕意欲奉太皇太后于此。他日奉孝穆皇太后于傍，歲時享祀如太廟禮，何如？原評曰：聖主舉動可感。東陽對曰：陛下言是也。上曰：雖然，此大事，須卿等確議。時吳寬以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立議曰：魯頌姜嫄闕宮，春秋考仲子之宮，皆別廟也。漢唐亦然。自宋始，祔祭其禮已謬。然猶是諸帝繼室，生前作配，非後世子孫所追尊者。惟李宸妃沒，仁宗悲慟，乃為追祔。雖至情，然實非禮。不足法。上覽議大喜，翼日出奉先殿圖示羣臣，指仁壽

宮前可廟處曰：廟成，并遷孝穆太后于此。皆對曰：善。再問再對，遂命為廟名。孝肅太皇太后殿在仁壽宮前，奉先殿西。其制中奉孝肅，左奉孝穆，中外稱合禮。頃之，欽天監奏：通陵事歲向不利，內官監亦言英廟寢傍難以輕動，竟不行。上意終不已，就陵殿移英廟神座居。中孝莊居左，孝肅居右。憲宗太后周氏，英宗妃也。昌平人，初入宮為貴嬪。正統十二年十月生太子，即憲宗也。天順元年四月冊為貴妃。八年正月，憲宗立，尊為皇太后。與慈懿並成化二十三年四月上徽號曰聖慈仁壽皇太后。是年



十月孝宗即位加尊為太皇太后而徽稱如故太后當憲宗時憲宗孝所以事養者備至五日一朝燕饗必躬親每出游至尊必躬導寶輿太后意所欲得惟恐不得當稍不豫即憂疑見顏色以故慈懿祔葬事獨難太后意久不能決及孝宗入宮紀太后暴薨懼不測太后親育之飲食起居必護視得以無恙故孝宗之事太后過于憲宗日夕問寢饍定省不輟太后偶瘍孝宗夜籲天適春郊當宴以太后未安詔罷太后病已特誥論羣臣謂疇昔憲宗以天下養克盡子道今皇帝嗣位實能紹述先志奉養加厚予偶嬰

瘍疾皇帝夜起籲天為予請命春郊罷宴問視惟謹

頃者醫藥奏功食飲如舊以昔視今父子一道予甚

嘉焉又謂予感帝孝以為天下物皆帝所有無以報

帝意故託之語言以彰聖德原評曰孝宗實有可感語亦諄切堪念且

命副臧內閣傳之無窮而上于是時亦奉表稱謝一

時中外稱慈孝焉十一年十月太后以清寧宮災遷

居仁壽宮越一年清寧宮成太后還居之先是太后

家以恩澤封者甚眾太后父能由慶雲伯進侯加太

傅及死追贈寧國公諡榮靖弟壽嗣慶雲侯或封長

寧伯尋加世襲壽子璋瑾瓚瑛或子瑋瑁皆授錦衣



衛指揮千百戶或嘗與張鶴齡忿爭鬩聞上前上以  
 太后故不問至是或家有賜田有司請釐正上難之  
 太后聞曰奈何以我故令皇帝不得守法使歸地于  
 官而后有長弟名吉祥者兒時好游游即去其家爾  
 時太后未入宮也久之不歸至天順中為僧大覺寺  
 好游如故晝游他所夜即宿報國寺伽藍殿中太后  
 亦忘之報國寺者都城宣武門外小寺也太后夜忽  
 夢伽藍神來告妃弟在我殿中宿妃知之乎其夜英  
 宗夢亦如之醒而相語初不信遣小黃門物色之至  
 則小黃門見吉祥坦腹臥伽藍殿中遂擁以行入白

太后太后時為妃以告帝帝名入大喜使具言生平  
 太后泣下因曰弟為僧何如為皇親耶吉祥曰為皇  
 親何如為僧原評曰其前後行乃遣還寺厚賜之憲  
 宗嗣位太后為拓報國寺建大慈仁寺居之賜庄田  
 數百頃其後壽與或歸所賜田或身後隨見奪而吉  
 祥庄田藏寺中者雖至今猶存焉弘治十七年三月  
 太后崩議上尊諡曰孝肅貞順康懿光烈輔天成聖  
 太皇太后詔撰冊文未及上孝宗尋與劉健謝遷議  
 立奉慈殿別祀不祔廟遂罷諡仍稱太皇太后語在  
 睿皇后記嘉靖十五年遷太后奉慈殿主與紀邵二



太后主竝祀于陵殿不繫睿純別嫡庶云  
 王皇妃順天人與胡惠妃皆有寵英宗遺命止宮妃  
 殉葬有云皇妃他日宜合葬惠妃葬桃山亦宜遷來  
 以下諸妃皆任其年終次第陪葬其後惠妃仍葬桃  
 山諸妃皆別葬金山然竟無殉者初太祖以四十六  
 妃陪葬孝陵其中所殉惟宮人十數人洪武三十一  
 年七月建文帝以張鳳李衡趙福張弼汪賓孫瑞王  
 斌楊忠林良李成張敏劉政由錦衣衛所試百戶散  
 騎帶刀舍人進為本所千百戶其官皆世襲以諸人  
 皆西宮殉葬宮人父兄世所稱朝天女戶者也

以十六妃葬長陵中有殉者仁宗殉五妃其餘三妃  
 以年終別葬金山洪熙元年七月宣宗追諡皇庶母  
 貴妃郭氏諡恭肅淑妃王氏諡貞惠麗妃王氏諡惠  
 安順妃譚氏諡恭僖充妃黃氏諡恭靖其郭妃二王  
 妃即末樂三在年十月所冊立者宣宗殉十妃宣  
 德十年八月英宗追贈皇庶母惠妃何氏為貴妃諡  
 端靜趙氏為賢妃諡純靜吳氏為惠妃諡貞順焦氏  
 為淑妃諡莊靜曹氏為敬妃諡莊順徐氏為順妃諡  
 貞惠袁氏為麗妃諡恭定諸氏為恭妃諡貞靜李氏  
 為充妃諡恭順何氏為成妃諡肅僖其冊辭曰茲委



身而蹈義隨龍馭以上賓宜薦徽稱用彰節行嗣後  
皆無殉自英宗始惟景泰帝尚以唐妃殉則天順元  
年事在遺詔前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大可稿  
又名性稿  
傳光遇時嘉  
在煜寓昭較

勝朝彤史拾遺記 三

景泰景皇后汪姓順天人祖泉金吾左衛指揮使父

瑛中兵馬指揮使皆以后封故進都督正統十年八  
月英宗選擇郕王妃得后而賢冊立之十四年英宗  
北狩郕王由監國卽帝位冊爲皇后時京師新被鹵  
凡死事及老弱殺傷者暴骨滿原野后下懿旨令官  
校掩埋且勸帝設齋醮卹之第后無子生二女而次



妃杭氏生一子名見濟景泰三年五月將廢英宗子  
 憲宗為沂王而立見濟為皇太子議定后執不可謂  
 若此恐礙監國名夫猶是祖宗之天下已代之為帝  
 而及其子讓也讓則公公則賢名皆歸之上怒曰謂  
 見濟非而子耶竟廢英宗子立見濟并冊見濟母杭  
 氏為后而后竟廢禮部郎中章綸上弭災疏首請復  
 中宮位號以正母儀忤旨榜掠幾死英宗復辟仍令  
 稱王妃會景帝晏駕廷臣議王妃之殉時杭氏先景  
 帝崩將及后李賢曰景泰妃雖嘗為后然旋見幽抑  
 生亦有何恩而死殉之且遺二女幼可憫也上惻然

曰卿言是而憲宗時為太子雅知后不欲廢已感后  
 意因言上令他妃殉遷后外王府而留養二女子宮  
 中當是時錢皇后在宮憂勞哭泣日藉后慰恤有如  
 妯娌而孝肅孫太后以母后烜赫頓失勢危疑見門  
 闥賴后事恭謹多保護願有以報后至是后淪落一  
 興一衰因于后歸國時流涕飲餞凡在宮所有服御  
 費器及其故宮人答應皆令隨后遷外王府而于是  
 外王府所蓄與宮禁等原評曰興廢情形寫得綿邈后既歸齋素  
 事佛每歲時令節太后與后猶必召入飲宴敘家人  
 禮而二女稍長亦齋素矢不下嫁至憲宗強之始嫁



其一于郡馬王憲惟后父瑛于天順改元仍降都督  
 為兵馬指揮使然亦隨進為錦衣僉事終后之世皆  
 無恙正德元年十二月薨壽八十廷臣疑祭葬王鏊  
 曰葬以妃祭以后遂用皇妃禮合葬金山明年上尊  
 諡曰貞惠安和景皇后后性本醇懿然多執持不輕  
 徇英宗既復辟嘗入內帑檢故物問太監劉桓日記  
 有玉玲瓏繫腰今何在桓言景帝曾取去當在汪所  
 上遣使再三索皆對以無有左右勸后出還上后不  
 肯既而語人曰是實有之但景帝雖廢亦嘗為天子  
 七年一腰繫何不可消受乃追取耶且景之天下尚

歸之上何有此數片玉當上索時吾實怒而投之并

矣原評曰賢后此節尤不其執持如此後有言后出

攜甚多者英宗命檢取得銀二十萬他物稱是則所

蓄可知矣后賢而壽與景帝同齒閱歷數朝復位號

而杭氏以景泰七年庚子崩諡孝肅祔廟至天順初

革封號遷主別室其一子即懷獻太子早卒

唐氏者景帝妃都督唐興女也以景泰七年進宮八

月封皇貴妃寵倖冠後廷嘗乘馬隨帝遊西苑馬驚

妃墮帝乃命中官劉茂選御廐之最良者曰控習以

待天順元年二月革封號郕王薨羣臣議殉葬及妃



妃無言遂殉之葬金山

憲宗朝

憲宗廢后吳氏順天人天順八年七月冊立

為皇后方憲宗居東宮時有宮人甫笄竊侍太子起

居者即萬妃也寵甚多無禮后立而惡之摘其不法

加杖焉

原評曰后能杖萬妃雖廢何憾舊史猶諱言祇稱帝所寵宮人何威懾乃爾

先是

英宗擇太子宫妃有司以十二人進英宗親選得三

人一吳氏一王氏一栢氏也三人皆留居宮中而第

王為首會孝肅太后與英宗先後崩憲宗不敢主復

奉太后旨命禮部選擇三人選如故而掌選者為司

禮牛玉遂選立吳氏至是憲宗怒謂吳氏德不稱輕

率好歌曲不足母天下且選立非先帝意下掌選詔

獄重鞠之詞連后父俊及后弟雄謂立后時玉以王

氏非已選說太后更易而俊雄父子遂賂玉獄上上

乃白太后敕諭中宮爾輕浮麤率留心曲調不足以

敬承宗廟表正閭闔其上皇后冊寶退居別宮且下

詔羣臣朕仰遵憑几勉舉大婚時方在疚不忍聞命

矧敢知其事特念皇后位重當先帝臨御親為朕簡

擇賢淑其時已定王氏儲俟及時而太監牛玉朦朧

奏請易選吳氏禮成之後朕親見舉動輕率德不稱

位因察其實始知非預立者用是不得已請命母后



已廢吳氏閒住別宮更冊王氏以仰承先帝遺意時  
后父俊已授都督同知乃敕與其弟雄同戍登州而  
發牛玉孝陵種菜闈者寃之初典璽局局丞王綸者  
侍憲宗東宮侍讀錢溥嘗教內書館綸受學焉時尚  
寶司丞朱奎以幼童陪讀皆相狎及英宗不豫溥意  
綸必入司禮密遣奎通綸綸因偕奎造溥宅歡飲必  
竟夕而大學士陳文者居第與溥隣每綸至溥必邀  
文俱而是夕獨否覘之則屏人語選婚事然未有屬  
也既而英宗崩李賢當草詔文掣賢筆曰無庸有草  
之者矣錢侍讀與閹綸計且代公賢領之未發也會

英宗大殮綸侍立外衰而襲貂上惡之玉亦恐綸卽  
柄用遂悉數綸過且發其通溥狀降綸南京閒住而  
謫溥爲順德縣知縣凡與通者皆得罪玉勢大振至  
是傾王者亦互相根株玉姪侍讀牛綸甥吏部員外  
郎孫琮皆革職而南京六科給事中王徽王淵朱寬  
李翔李鈞等復羣起劾玉詞連李賢謂賢與玉通上  
重黜徽等乃罷然兩家傾陷者皆借兩后事抵讖言  
詞曖昧多周章而于是廢立之勢成竟難挽焉后退  
居西宮適紀氏以懷妊故懼萬妃不測居后宮傍生  
孝宗而后保護之備至孝宗卽位念后恩命服簪起



居一如母后禮且將復后位號而抑于孝貞遂已之時邏卒有捕后姪盜幽宮寶器者名問之曰吳后自門隙投出非盜也上憐之置不問且復官其姪錦衣衛百戶原評曰聖主舉動可感此當與神宗敕穆廟恭妃事參看正德中后薨劉瑾欲焚屍以滅其跡閣臣力持之乃罷既而議以妃禮葬

王皇后上元人中軍都督追贈阜國公王鎮女也英宗初擇太子妃以后與廢后吳氏栢氏留宮中意屬后英宗崩太監牛玉請太后冊立吳氏而后與栢居別宮憲宗不悅下牛玉詔獄仍廢吳后立后焉時萬

妃有寵吳后與妃不相中因見廢后賢而有智鑒吳事一以曲處之嘗游西苑妃車先后行歲時朝見不執妃禮昭德宮醞饌每加于中宮帝嘗令妃戎服侍酒使太監段英掌宮后一無所忌成化二十三年孝宗即位尊為皇太后孝宗崩后傳諭內閣自古帝王能力惇孝行竭事慈宮如大行皇帝者恐不多得先生輩應定一佳諡傳之故事上列帝諡率上十六字而末統以孝惟孝宗獨用為廟諱感后旨云弘治十八年武宗即位加尊太皇太后正德五年加上尊號曰慈聖康壽太皇太后十三年二月后崩合葬茂陵



三月上尊諡曰孝貞莊懿恭靖仁慈欽天輔聖純皇后祔太廟

孝穆紀太后者憲宗妃孝宗母也賀人本蠻土官女成化中征蠻太后在俘中久之中宮人選受女史以警敏俾守內藏時萬貴妃寵而妒他妃幸上者皆治使傷任卽任百計使墮由是他妃勿敢進上嘗行內藏紀太后應對稱上意上悅之就藏幸太后萬貴妃察知恚甚至不食嘿俟數月令婢鉤治之婢謬報曰病瘕于是貴妃譖太后上前謫居安樂堂久之孝宗生太后使門監張敏溺焉敏驚曰上未有子今縱不

敢使上知顧奈何棄之稍哺粉餌蜜藏之他室當是時貴妃雖日伺無所得且甚秘至五六歲尚不敢翦其胎髮唯吳太后廢居西內近安樂獨往來知其事時時就哺養上不知也他日上召張敏櫛照鑑嘆曰冉冉矣而無子敏伏地曰死罪萬歲見有子何言無邪上叱安得有敏伏地叩頭曰有祇恐不能保耳倘能保子見在也上曰吾自當保之顧安得有有安在敏叩頭言狀上急起入西內令名見使至安樂堂宣旨后抱孝宗泣曰事已覺吾無生矣兒去見黃袍有鬚者兒父也乃爲孝宗易衣置小車中昇之行旣



至孝宗髮被地走入上懷牽上衣上顧視大喜且泣

下曰我子也類我評曰此段淋漓不必言且亦捨卒處寫會其年五月

得安洽與他本所記名見處迥然不同乾清宮災外廷憂上無繼嗣者稍稍見章奏上乃使

司禮監懷恩出謂大學士商輅等曰主上有子六歲

矣莫之知因具道故羣臣聞之皆大喜即請為命名

擬上不稱旨上自名之於是後宮報有子者相繼至

上乃移太后居永壽宮數數召飲酒甚懽貴妃日夜

泣怨曰羣小無狀不使我知其六月候上召太后飲

置毒酒中暴薨上悲悼之意貴妃而不敢言賜諡恭

恪莊僖淑妃張敏懼亦吞金死孝宗竟立為太子成

化二十三年十月孝宗嗣位即以其年十二月追封

皇太后諡孝穆慈慧恭恪莊僖崇天承聖皇太后遷

葬茂陵奉主奉慈殿時貴妃已死中外譁然指切貴

妃家監察御史曹璘等請告貴妃罪于大行皇帝斥

其葬削其諡號孝宗不許曰何以妥先帝遂已乃特

遣太監蔡用之賀求紀家得紀父貴紀祖旺兄弟二

人以聞上既悲傷念太后聞得其家兄弟來大喜詔

改名父貴為貴授錦衣指揮同知祖旺為旺授指揮

僉事賜予金帛第宅莊田奴婢不可勝計追贈太后



父為中軍都督府左都督媪為夫人其曾祖祖父亦如之遣修太后先塋之在賀者置守墳戶復其家而其既以偽敗也先是太后在宮中嘗自語世賀縣姓紀親族幼不能知也太監郭鏞陸愷皆聞之愷故廣西人姓李蠻中紀與李同音因妄稱太后兄州巢縣人其時冒太遙嗾鎮守兩廣太監為訪其族后兄世官錦衣百戶來而族虛無人唯愷女兄夫韋父成者出冒之有司遂待父成以戚畹名所居里曰迎恩里于是貴旺者謀曰父成本韋氏而猶冒焉况我姓李因詐為宗系上有司有司莫辯也既而父成詣闕爭聽者逐父成

而仍不能察貴旺是否及上使使者修治后先塋蠻人凡姓李者皆自稱太后家數輩見使者使者訝之謂紀也而李及還奏貴旺不實上復遣給事中孫珪御史滕祐間行連賀間訪之珪祐微服入徭獞中察得其偽狀歸奏上謫罪鏞等而戍貴旺邊海于是數求太后家竟不得弘治三年八月庚寅禮部尚書耿裕奏曰臣伏見陛下追念太后深渭陽之思重力微之痛魏書力微無舅家使者數輩相訪見似而喜上聖之隆恩昊天之恩感也但粵西當大征之後人民奔竄歲月悠遠踪跡難明陛下求之益勤恐天下鑿空以應



陛下者益巧昔者孝慈高皇后尋求家族久不克獲  
 乃立廟宿州春秋祭祀以表霜露今紀太后幼離西  
 粵賓天已久連賀非徐宿中原之地嬪宮無母后正  
 位之年陛下風木雖悲訪詢雖切安能得其要領獲  
 其疏屬哉臣愚謂可仿徐王故事定擬太后父母封  
 號立祠桂林春秋致祭必有在天之靈來歆明祀者  
 上口孝穆皇太后蚤棄朕躬每一思念怒焉如割向  
 謂宗親尚可旁求寧受百欺冀獲一是卿等謂歲久  
 無從物色請加封立廟以追慰聖母地下之孝朕虛  
 有此心終天痛之其依我皇祖故事封后父推誠宣

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慶元伯諡端僖后母伯  
 夫人有司立祠桂林府歲歲祀大學士尹直撰哀冊  
 有睹漢家堯母之門增宋室仁宗之慟二語上燕閒  
 念誦輒流涕

邵貴妃者昌化人與獻王母也父林洵沙軍杭俗軍  
 衛多貧人無業取民屋傍沙洵之得金以易食他人  
 則否後凡淘沙者即非軍亦皆以軍名之

四聘者七人輒死有指揮聘之已上生一女鬻于杭  
 馬矣墮而死其父充漕卒攜妃至京

鎮守太監太監愛其慧為授書讀唐詩詩餘數千首  
 稍長有容色知禮太監攜還京會中宮選掌禮嬪妃



應選時萬妃妒甚妃託微疾居外宮未進也偶夜坐  
自詠所製紅藥詩憲宗過聞之大喜遂名幸

此必以為小說家言 成化十二年冊為宸妃二十三年進貴妃生三子一興王祐杭一岐王祐榆一雍王

祐標興王即睿宗也興王之國妃不得從興王作思

親詩上妃妃答之正德十四年世宗繼大統妃老矣

尚在宮目盲喜其孫為皇帝摸世宗身頂至踵乃推

本所生越舊制進稱皇太后嘉靖元年三月壬戌頒

詔曰自古帝王以孝治天下尊親之禮其來遠矣朕

祖母邵氏聖善慈仁靜專明哲克事憲祖贊理內政

燕祿兆祥澤隆啓佑濬發慶源若斯之遠而徽號未

加朕甚恚焉其尊稱曰壽安皇太后大赦乃封太后

弟昌化伯大為松治墳西湖費可十餘萬名邵皇親

墳杭人訛呼為邵王墳是年八月上選婚初傳昭聖

皇太后懿旨昭聖者孝宗張皇后也既而諭內閣候

壽安皇太后旨行大學士楊廷和等再疏言事不歸

一無以昭示中外仍改傳奉昭聖旨十一月太后崩

卜葬椁子嶺世宗欲耐葬茂陵下廷臣集議禮部尚

書毛澄等知上意所在不敢爭楊廷和言宋寧宗欲耐孝宗于裕思諸陵朱熹以為祖陵不當數興工作



驚神靈。今祔壽安于茂陵。不幾驚憲祖靈乎。如原議便上。猶豫未決。後用工部侍郎賈詠奏。卒合葬茂陵。明年上尊諡曰孝惠康肅溫仁懿順協天佑聖太皇太后。別祀奉慈殿。尋遷主陵廟。改稱皇后。卽孝肅孝穆亦如之。皆前此未有者。太后嘗曰。女子入宮。無生人樂飲。食起居皆不得自如。如幽繫。然後選女入宮。毋下江南。此我留大恩于江南女子者也。江南人家亦幸無以丐恩澤送女子入宮。當時皆以爲良言。太后姪喜旣爲昌化伯。一年卒。子蘭嗣。五年又卒。無嗣。其族人爭襲。下吏部會郭勛張璠方獻夫胡世寧

李承勲議世寧議曰。皇上必嗣邵氏封者。推皇考所自于皇太后。又推皇太后所自于其父母。與其族氏子姓可謂遠矣。今皇太后子孫不幸皆絕。而爭嗣者又世次不明。誠恐賜之一門之爵。反瀆其百代之宗祚。祀不享。彌滋賢亂。莫若罷封爵。量加恩澤。不報久之。特降旨令其族人杰嗣。伯又久之。革去其後族人貧毀邵王墳。拆其石。賣官築湖塘焉。

萬妃青州諸城人。父貴爲本縣掾史。以坐法謫居霸州。妃生四歲。選入掖廷。爲聖烈孫太后宮人。及笄而妍充小答應。給事仁壽宮。憲宗爲太子時。見而悅之。



因竊侍太子旋命司秩改侍太子宫有日矣及卽位  
 吳后初立猶以宮人禮視之加朴責吳后廢王皇后  
 繼立鑒吳后事每損意優容之妃亦警敏故善迎帝  
 后意且籠絡諸嬪御諸嬪御畏之無敢忤者上嘗游  
 幸諸宮必令妃袴褶為前驅猥褻備至然猶未立為  
 貴妃也成化二年正月生皇第一子上大喜為遣中  
 使四出祈祐諸山川之神三月封貴妃既而皇子薨  
 妃亦自是不再娠于是大媚忌絕嬪御進幸卽偶有  
 進幸者必藥之墮其胎且有從是死者柏賢妃生悼  
 恭太子暴卒卽孝宗之生頂上有寸許無髮皆藥所

中也時中外洶洶皆知妃無狀上將乏嗣深憂之言  
 者每勸上溥恩澤廣御幸然未敢顯言妃之妒也惟  
 給事中李森言及之而妃寵益甚初居昭德宮後復  
 移安喜宮進封皇妃服用器物每侈僭在中宮上會  
 彗星見六科給事魏元等上疏曰竊見春來留異疊  
 仍近者彗星又見東方光侵台垣此皆陰陽相薄之  
 所致也臣聞陰陽分政不可參貳頃傳中宮昭德彼  
 此相亢一若有參貳之者曩者大學士彭時禮部尚  
 書姚夔每以為言陛下謂此係內事朕自處置臣等  
 聞命以來屏息傾聽將半年矣而處置未聞

原評曰  
彭姚二



公疏諫不另出附見于此此亦作法但傳尚食所司昭德進饍不減中

宮夫宮墻雖深視聽甚近衽席雖微懸象甚著陛下  
富有春秋震位尚闕豈可以宗廟社稷之火聽其蠱  
蔽而不思固國本安民心哉不聽妃益驕恣凡四方  
所進獻珍異奇巧必歸之妃中官即用事稍忤妃立  
見斥逐妃所親倖者出外鎮守如錢能覃勤汪直梁  
芳華與輩皆假貢獻科民財中外騷擾至為妃求福  
凡一切祠廟宮觀齋醮懺禮之費竭水衡輸之宮中  
帑藏為之一空上嘗指語芳與曰帑藏之空由汝二  
人汝知之乎與懼不敢言芳仰言曰臣為陛下造齊

天之福何謂藏空即以所建祠宇歷數之上曰我或  
怨汝恐後人無汝怨者蓋指東宮也芳等退而懼時  
上方鍾愛興王或為芳等謀曰不如語昭德勸上易  
之立興王是昭德無子而有子興王無國而有國如  
此則共保富貴無已豈直免禍哉然之言于妃先是  
東宮生母薨孝肅皇太后養之每囑之曰貴妃召爾  
食勿食也既而妃進太子羹太子却之曰疑有毒不  
食妃恚曰是兒數歲即如是他日魚肉我矣氣憤不  
能語至是力勸上易儲會泰山震臺官奏東朝有戒  
心上覽奏悟曰天意也事遂寢二十三年春上郊天



大霧人皆訝之。明日慶成宴罷，上還宮，忽報貴妃薨。妃體肥，是日以拂子撻宮人，怒甚，中痰死。上聞報，憮然曰：萬使長去，吾亦安能久矣。為輟朝七日，諡曰恭肅。端慎榮靖皇貴妃葬天壽山。初，妃父貴以兵馬指揮使進都督同知，兄通錦衣衛都指揮使，通妻王氏出入掖庭，大學士萬安呼丘嫂，每邀之來家敬禮之。朝士倖進者，爭趨通門。弘治初，言者藉藉御史曹璘請削妃諡號，而魚臺縣丞徐瑱請籍萬氏家窮治。紀太后暴薨，狀孝宗不從，遂已。語具紀太后記。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僧開 行十九 稿

蔡文子聞 李日焜次暉較

勝朝彤史拾遺記

四

孝宗朝張皇后孝宗后也。與濟人父巒母金夫人夢

弘治月入懷，生后。后當適人，其所當適者忽大病，及選為

太子妃，則前所當適者病已。孝宗即位，立為后，篤愛

宮中，同居無所別寵。有如民間，伉儷然者。巒自都

督同知封壽寧伯，其卒也。加贈昌國公子鶴齡嗣侯

而鶴齡弟延齡亦從都督同知進封建昌伯，並加保



傳其他羣從以后故受中書舍人及錦衣百戶諸官者不可勝數帝又爲后立家廟于興濟土木閎麗明世外戚之盛無過張氏者后知大體不干預政事而外家稍盛多側目帝陰爲之解山東副使楊茂元以河決論事言水陰象失職以后故后怒甚必殺茂元上爲后徵茂元至薄謫之而御史胡獻論延齡鶴齡上下之獄竟解戶部主事李夢陽言二齡二齡奏夢陽謗訕母后當斬金夫人入泣訴上下夢陽詔獄他日上與后夜遊南宮二齡侍酒半上召鶴齡膝前解之曰外使我以外戚殺諫臣鶴齡免冠謝乃已帝之

所以內應后而外處羣臣若此。后生武宗及蔚王厚煒。至武宗卽位尊爲皇太后。正德五年加慈聖皇太后。武宗崩太后委政楊廷和。散豹房收江彬。周下獄罷威武團練官軍革皇店旂校。而遣各邊鎮守。太監之在京者。凡喇嘛哈密諸屬國留侍者。皆使還國。一切政務皆整飭儲備。以待世宗。世宗入嗣加稱聖母昭聖慈壽皇太后。已而復進聖母昭聖康惠慈壽皇太后。上初母太后已用張璁議。母本生太后而以。后爲皇伯母居仁壽宮。十五年進昭聖恭安康惠慈壽皇太后。二十年八月辛酉崩。諡曰孝康靖肅莊慈。



哲懿翊天贊聖敬皇后合葬泰陵主祔廟后正位中  
宮侍孝宗者十八年歷武宗朝爲太后十六年及世  
宗嗣位又二十年其長年享尊宮中比之孝誠張太  
后獨太后定策迎立世宗而世宗事之不以禮初興  
國太后迎入宮后尚以藩妃相視稍抑之及上入朝  
后后頗倨上以此銜后當大婚時初傳昭聖旨而卽  
以壽安易之及三年二月興國太后誕節救命婦朝  
賀燕賚倍常至后誕獨免賀修撰舒芬具疏言昭聖  
誕節乃陛下承權之會所當聚天下歡心以奉事其  
親者也今遽傳免賀遠近驚疑宜別降綸音以彰至

孝救奪俸三月御史朱泚言昭聖手攜神器親授陛  
下母子至恩天日昭見幸值千秋義應請賀縱母后  
固辭陛下猶宜敦請豈可以傳免之旨出自陛下命  
逮詔獄又御史馬明衡言暫免朝賀在平時則可當  
此議禮紛更之時忽聞報罷安得無疑使此旨出自  
太后則必有因事拂鬱生今昔之感此不可不有以  
慰之若出聖意則母后在宮恩同一體豈可以本生  
嗣統分等殺哉下北鎮撫拷訊已而御史陳逅季本  
員外郎林惟聰又言陛下以宮闈之故罷及言官其  
于本生正統之義軒輊已極忠臣義士尚敢忼慨言



天下事乎并逮訊之會后弟延齡為人上變以殺人

謀逆坐族誅

原評曰世宗隱心大不可問此篇節節具良史筆意

刑部尚書聶

賢覆言無左證卽有謀亦未成世宗怒曰論謀逆者

謀不謀耳以成否耶詰責賢等使急促窮治太后皇

恐無所出會哀冲太子生太后請入賀上知太后欲

有言謝不見太后使人請亦不許閣臣張孚敬乃上

奏曰延齡過惡有之顧實未反且孝宗皇帝獻皇帝

兄也延齡其懿親陛下宜推獻皇帝友愛之情以全

椒房之誼毋傷伯母心世宗降手書曰親不過同姓

同姓爲逆其能免乎天下者高皇帝天下孝宗皇帝

守高皇帝之法者卿慮傷皇伯母心亦慮傷高孝二

廟心邪孚敬復奏曰臣何敢爲延齡游說但臣受恩

重不敢不對當陛下嗣統時昭聖太后欲子陛下在

朝諸臣亦曾多設謬妄惑悞太后陛下獨用臣言排

破衆議孝隆所生始尊太后曰伯母然而朝士歸過

陛下至今未已茲者延齡被罪大小臣工嘿無一言

豈以爲延齡果可誅太后不足顧哉誠幸太后一旦

不得所安以深陛下之過耳夫謀逆之罪滅人種類

必欲成獄當坐族誅昭聖皇太后獨非張氏人乎臣

又不審陛下何以處此世宗乃第坐延齡殺人罪絞



降鶴齡南京錦衣衛指揮會冬月慮囚上欲即誅之  
令考問漢薄昭故事孚敬又奏曰明律皇家袒免以  
上親太皇太后皇太后總麻以上親皇后小功以上  
親皇太子妃大功以上親犯罪當議公侯誓券有免  
死文延齡戚則皇太后親也爵則侯也宜緩與否似  
應議上曰且為卿已既而有男子班明者奏鶴齡私  
通益莊王造符咒壓帝星上逮鶴齡道死而市人劉  
東山者陰賊人也以他事繫獄與延齡居延齡久繫  
怨望時採摭故事寫成帙題其端曰君道不明東山  
竊取之他日牢吏弛延齡鉗繫繼東山東山不受繼

吏笞焉東山忿因挾延齡手書上奏奏及吏上復大  
怒曰死革無君果矣名赦東山加延齡罪斬而罰諸  
刑部官前後弛繫者東山出益偽張疏草持喝延齡  
家曰鮮衣怒馬恣行長安中百官畏之大學士夏言  
曰誰能治此御史陳讓曰讓能一日東山怨其父關  
弓射之不中父告讓讓窮捕東山東山急反誣讓諸  
子與延齡通竝為壓星圖壓鎮聖母皇上其圖凡五  
十同年班明所言皆實延齡家人往來仁壽宮盜內  
藏伺上動靜皆御史讓陰主之上大怒逮讓等與延  
齡俱移繫詔獄東山因益株引所不快定國京山諸



公侯俱坐繫太后至衣敝襦席藁為延齡請上猶不許陳讓從獄中上書曰東山等結構奸黨竄毀聖躬妄連宮禁陛下有帝堯既睦之德而東山敢言漢武巫蠱之禍陛下有帝舜底豫之孝而東山敢言暴秦遷母之事若復赦不誅則將睚眦殺人如郭解離間骨肉如江充矣且天下未有忍于弑父而可以預人家國事者唯陛下詳察書奏不省會按詔獄者指揮王佐謬與東山知次第餽之得其情牘上反坐乃始械死東山出讓等而延齡竟長繫不釋暨后崩而延齡誅矣始魯故宦族鄉貢入太學父為夔州守有聲

從兄岐為都御史負侃侃名獨二齡以外戚故墮其家聞者悲之

沈氏選侍名瑜蓮烏程人昭慶富民沈秀後也秀行萬三洪武初徙家雲南而其族仍留烏程氏父廷禮仕于朝弘治初被選入掖庭孝宗試選女知書者命為守宮論氏援筆立成其發端曰甚矣秦之無道也宮何必守哉孝宗悅擢居第一使給事御前賜名曰女學士弟溥舉人官通判氏有寄弟試春官詩傳于

外鄭金蓮者初名王女兒武成中衛軍卒鄭旺女也幼



鬻之高通政家因採入內備選侍得侍上寢其後遷周太后宮侍太后名鄭金蓮宮中有訛言皇太子為鄭金蓮生者時皇太子已冊立會金蓮父旺陰結內使劉山求自通山遂與言若女鄭金蓮即皇太子母也在周太后宮汝何不潛發其事而受尊享焉旺聞之大喜遂稍稍播其語語聞孝宗孝宗怒磔山于市并論旺死罪尋赦免至武宗嗣位旺悻悻以為及今不即發則何待矣乃仍為浮言如初而市僧王璽覬與旺共厚利因于正德二年十月二十八日璽密攜旺潛入東安門宣言國母鄭娘娘幽居太后宮若干

年矣欲面見皇上有所奏東廠執以聞下刑部訊無實擬妖言律兩人不肯伏大理寺駁讞者再乃具獄誣罔議如山例置極刑鄭金蓮不罪

武宗朝夏皇后大興人一作上元誤考實錄作大典當是武宗后也

正德元年冊立其父儒初授錦衣衛指揮尋陞中軍都督府都督同知時監察御史杜旻上言人君處貴戚患在不教蓋其人多起側微一旦姻連帝室非乞田請爵則侵官罔利以所與居者非端謹之士未嘗聞禮義之訓故也都督同知夏儒以后父得饗殊錫恐驕侈易成罪釐必至宜慎選儒生俾為師友吏部



議如旻言乃選老成端潔堪為師友者一人授以訓導之職令為儒講學未幾封儒慶陽伯尋卒后以世宗即位歲上尊號曰皇嫂莊肅皇后十四年崩禮部上喪儀請上素服冠經帶舉哀臣民二十日如禮上曰嫂叔無服又兩宮在上朕服青足矣臣民則如母后服耳禮部尚書夏言謂皇上以嫂叔絕服則羣臣不敢素服見皇上請暫罷朝叅許之既而下羣臣議謚故事凡帝后謚竝用十二字至是大學士張孚敬持異議曰大行皇后皇上嫂也與累朝元后異謚宜用二字或四字大學士李時曰當用八字而都御史

王廷相曰均帝后也何殊之有夏言集上其議因奏古人尚質謚法簡今以漸而增非獨飾媸抑亦臣子之情矣夫少可多多不可少大行皇后謚其于皇上服制有無名分尊卑固不相涉惟是帝后媲美妻以夫尊今列聖元后皆用一十二字而獨于大行皇后謚文減損跡涉降殺二四與八于禮無據不如仍用十二字為當上曰朕昔在藩臣子也今則無事嫂如母后之義且兩宮在上昭聖皇太后于皇嫂實壓母道不使其再議禮部請如孚敬言用二字上曰其用六字數既半合陰焉于是上謚孝靜莊惠安肅毅皇



后十五年上忽曰禮不備不稱配武宗加孝靜莊惠安肅溫誠順天偕聖毅皇后十二字如故

沈賢妃吳德妃皆武宗妃也賢妃父傳德妃父讓皆以妃貴授指揮僉事故事選后以二女陪選正德改元上大婚二妃陪后進慈聖太后即命封為妃越一月命禮官上冊妃儀上乃具袞冕告大行皇帝几筵預命鴻臚寺官設節冊案綵輿教坊司設中和韶樂及大樂錦衣衛設鹵簿法駕上御華蓋殿皮弁陞座傳制執事官舉節冊由殿左門出正副二使跪受制制曰正德元年九月初七日皇帝冊沈氏為賢妃吳

氏為德妃卿等其持節行禮于是執事官舉冊置綵輿中蓋用黃鼓樂至右順門正使持節副使捧冊北向授內官內官贊之由正門入詣二妃所二妃禮服護以扇宮人隨者各擊執迎節冊入拜受之女官宣冊授二妃而以節授內官贊之出右順門授使使持節復命于是二妃謁奉先奉慈二殿几筵詣太皇太后皇太后兩宮行禮還內殿上皮弁皇后具禮服陞座女官導二妃詣前行禮禮畢還宮方是時二妃固嫺禮當太后意而上甫新政盡宮廟之敬動合矩度一時宮中皆稱之

形史拾遺記

原評曰帶敘帶議皆見筆法舊史于此處全不曉且上詳敘冊禮處



舊俱不備既而賜后家及二妃家各給庄田若干頃時奸民投獻者咸謂近畿土地腴利饒當佃諸近畿而近畿之不便者多怨望至嘉靖改元奸民覘世宗意薄無復舊威恩遂嗾之上訴而庄田盡除

王妃順天人能詩工筆札以才色為武懿所幸嘗侍

上幸薊州溫泉命妃為詩妃手自書之刻于石附詩塞

外風霜凍異常水池何事暖如湯溶溶一派流今古不為人間洗冷腸

馬氏馬昂妹豹房供奉女也美豔江彬白之上時已

適畢指揮有娠寧庶人偽檄稱馬指揮妻非是上令中使召迎之至

豹房馬氏善騎射解于闐龜茲諸樂能道番語遂絕

幸封兄昂右軍都督馬氏一門無大小皆賜蟒衣內

庭中官皆呼昂為舅賜第太平倉東上嘗從數騎過

飲其第六科都給事中呂經等言近聞閒住將官馬

昂獻其有孕女弟輒見狎愛且睹內降已超授昂右

軍都督臣等惶懼不知所為夫以失身之婦而寵奪

宮闈必其人之有異耳夫天生尤物亂人聽視苟非

德盛鮮不及禍况其身已失也今昂及子弟出入禁

闈楊釗之寵重見今日昔者王氏封侯黃霧四塞昂

今拜官異亦若是恐失今不治漸致難測伏乞誅昂

并斥孕婦以遠禍水御史徐文華亦言中人之家尚



耻再醮之婦以萬乘之尊而顧有是誰爲陛下進此者罪可族也竊料其熒惑聖聽不過曰是姬殊色多技能而又宜子陛下悅彼甘言誤蒙寵納已婚未婚有身無身皆所不計萬一防杜關略而不韋李園之徒抵隙以進所繫豈細故哉且陛下降等威削尊嚴與昂兄弟子姪媾服共坐或同臥起賞賚無章倖臣皆降禮而莫敢抗其權寵可知矣馬姬專寵于內昂等擅權于外欲禍機不發得耶俱不報未幾六科都給事中石天柱等又言馬昂進納孕婦臣等已疏論迄今再旬未蒙進止豈陛下之意將爲其有身諱與

秦以呂易嬴而嬴亡晉以牛易馬而馬滅彼二君者特不知而墮其計耳今陛下知之而復爲之何也萬或陛下急于宗嗣踪跡曖昧真僞未明言之咋舌宜立賜裁決蚤絕覬望御史程啓充等又言內寵爲嬖是謂女戎外寵爲幸是謂男戎妹喜伐夏妲已伐商褒姒伐周此女戎也莽卓伐漢賈趙伐晉安史伐唐此男戎也夫兵戈之顯伐易知而中篝之伏機難測馬昂兄妹寵擅後宮子姪無賴雜處中禁臣等昧死有言未蒙聖斷夫昂本驕淫暴橫而濟之以姦馬姬柔佞多能而濟之以媚是兼內外之戎于一家積夏



商周漢晉唐之患于一時也復不報後上幸昂第酒  
酣名昂妾昂忤上旨上怒起昂懼乃謝病歸既後得  
劉美人而馬氏寵衰

劉美人亦稱劉夫人太原民劉良之女世稱美人名良女非是

晉王府樂戶楊騰名下妓也正德十二年上幸大同  
駐驛偏頭關遍索女樂于太原美人偕眾妓雜進上  
遙見美人悅其色及聆謳大喜遂從榆林還再召之  
載以歸命為美人大見寵幸初居豹房後漸入西內  
專寢飲食起居必與偕言事輒聽左右或觸上怒陰  
求之輒一笑而解江彬諸近倖雖甚貴倨見必俯首

以母事之呼之曰劉娘娘後上將南征陰移美人至  
潞河約駕先發而隨以他舟迎美人美人脫一簪贈  
上行且以為信曰見簪而後赴上藏簪衣間過蘆溝  
馳馬失簪大索數日不獲去及至臨清州上遣中使  
召美人美人辭曰不見簪非信不敢赴上乃獨乘舸  
晝夜行傍徨至張家灣親迎美人載而南原評曰此千載韻事  
且出自實錄而舊史以異詞諱之亦不必然當上發臨清時倉卒內外從  
官無知者既而有數人追及之亦寥甚民船爭榜見  
上舟不能避抵觸訶湖廣參議林文纘衝上舟過  
怒止之入其舟奪一妾行及上至揚州每以數騎獵



揚州城西止宿上方寺後遂無厭屢出獵馳突不測美人諫乃止時又稱爲夫人自上方寺至南京所臨寺觀旛旌錦繡梵貝夾冊有爲上所錫賚者悉署上與夫人劉氏名字其上正德十六年世宗入嗣用南京給事王紀言以爲至尊別號嫫媧啓侮不可示天下後世自今南北凡大行皇帝御駕所臨驛置寺觀有書威武將軍鎮國總督及夫人劉氏名者悉令撤去從之

浣衣王滿堂者霸州民王智女也以麗色嘗與選嬪宮旣而罷歸耻不肯適人又時時感異夢謂必有趙

萬興者來聘當許之其人貴不可言里中僧出入智家知其夢間以語人道士段銀挾妖術聞之遂潛易姓名且賂僧使僧先一日謂智家曰爾家明日當有大貴人至詰旦銀至問其姓名曰我趙萬興也智家懽呼羅拜之遂妻以滿堂銀乃出妖書轉相煽亂愚民旣神其夢及見書大信從之者日益衆銀畏事漏攜滿堂逃之磁陽旣而磁陽人亦信之有嶧縣儒生潘依道孫爵杖策至陰受其術時背人行主臣禮于是銀遂僭號改元大順平定往來牛蘭神仙二山間久之銀出行新城民掩獲銀并得其妖書撫按以聞



詔釋愚民之從者獨斬張與依道爵三人西市乃特  
降中旨令勿殺滿堂沒入之以官奴送浣衣局既而  
召入侍豹房大幸世宗嗣位復出浣衣局人謂之王  
浣衣云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又名性字僧開稿

張文蘆風林蔣樞星旋較

勝朝彤史拾遺記 五

世宗朝嘉靖 興王妃蔣氏世宗母也其先徐州人以尺藉

隸京師父効初授兵馬指揮使嘉靖間進贈玉田伯

生妃通詩書嘗著女訓十二篇弘治五年冊為興王

妃生二子長岳王厚燠次即世宗也興王薨妃居邸

一年世宗入繼大統即位甫三日即奉箋詣藩邸迎

妃而令廷臣議推尊禮廷臣舉大義謂宜考孝宗而



稱興王為皇叔父。妃為皇叔母。議三上不允。時妃已迎至通州。聞稱皇叔母。大恚曰。安得以我子謂他人母乎。不肯入。上聞之。啓慈壽太后。願奉母歸藩。而進士張璫者。逆上意。謂宜考興王而母太妃。上大喜。乃始迎妃來。將入宮。禮臣具儀注。謂應由崇文門進。東安門。皇帝出東華門。迎而入。不許。再議自正陽門進。大明門。承天端門。午門之東。從王門入。又不許。崇文門。京師東門也。正陽門者。正門也。御道在焉。王門諸王所出入門也。上曰。聖母當從御道入朝太廟。于是羣臣相顧爭謂王。妃無謁廟禮。不聽。又謂當具諸王

妃儀仗。不聽。乃尊稱興獻太后。具太后車服。儀仗。竟以太后從。正陽門直入。謁奉先殿。不廟見。頃之。加稱興獻皇太后。羣臣又力爭。謂稱皇非是。大學士楊廷和至。辭位去。不聽。會清寧宮傍室災。論者謂議禮所致。乃姑稱興國太后。然非上意也。越三年。上尊號曰。本生章聖皇太后。當是時。張璫。桂萼等。揣上意。有在益任情。與羣臣辨。謂上宜考興獻帝。而母興獻后。去本生二字。乃成禮。上是之。遂以是年秋。尊妃為聖母。章聖皇太后去本生二字。原評曰。此篇以逐節反覆為章法。五年為興王作世廟。成奉妃入謁廟。大學士石瑤等力爭之。



不聽。七年加尊稱曰慈仁。九年頒所製女訓于天下。十五年四郊廟享禮成，加尊稱曰慶靜貞壽。九月奉妃謁天壽山七陵，又謁恭讓章皇后及景帝后陵。十六年奉妃幸金山，命諸臣進賀行殿。十七年九月奉妃居慈寧宮。十二月癸卯崩，諭禮工二部曰：朕皇考獻皇帝陵遠在承天升遐之日，尚以諸王禮葬藩衛淺薄堂隧狹隘，比者展視山陵于成祖長陵之北，得支山曰大峪林崗鬱衍，實爲吉丘。欲起逆梓宮遷祔于此，朕不敢專卜，告于皇祖，既得吉卜，二三勛輔近臣咸贊曰：宜爾部臣其擇期襄事。又諭曰：聖母升遐

山陵爲重，分遣大臣祭告大峪山，預建顯陵。于是以駙馬都尉京山侯崔元爲奉迎行禮使，兵部尚書張瓚爲禮儀護行，使太監鮑忠爲奉侍官，指揮趙俊爲吉凶儀仗官。又敕太師翊國公郭勛知聖母山陵事。上親幸大峪視之，忽諭曰：獻皇帝體魄藏顯陵者二十年，北遷遙遠，大不寧于朕心。朕將奉慈宮南詣合葬，其議以聞。於是禮臣嚴嵩等議謂靈駕北來慈宮南詣，共一舉也。而春秋享祀遠近迥殊，如初議便上。曰：孰謂四海非王土，與且孝陵何以尚在南也。因止。崔元等母行第，令趙俊往承天啓視元宮，乃上太后



尊諡曰孝慈貞順仁敬誠一步天誕聖獻皇后明年  
 趙俊還謂顯陵不吉上乃議南巡九卿大臣許賢等  
 暨左都御史王廷相各疏諫不聽已而侍郎呂柟給  
 事中曾燧御史劉賢郎中岳倫皆相繼諫不聽已而  
 太學生陳良鼎上書諫不聽良鼎下詔獄上乃至承  
 天作新宮虛其一以待合葬工竣歸過慶都御史謝  
 少南言慶都有堯母墓佚于祀典請祀之上怒曰帝  
 堯母有墓洵乎合葬非古也即拜少南左春坊左司  
 直兼翰林院檢討更議聖母葬大峪山四月上躬謁  
 長陵忽召禮臣嚴嵩曰大峪山何如純德山耶仍命

崔元護梓宮南祔七月合葬顯陵主祔睿宗廟

陳皇后元城人少與諸女擲錢戲錢四側既長昭聖

張太后為世宗選婚臺官言大名有佳氣得后迎入

宮嘉靖元年冊為后授后父萬言都督同知賜第西

安門外工部尚書趙璜言西安門近宮治萬言第請

毋過高廣上怒逮營繕郎中葉寬員外郎翟璘下獄

而封萬言泰和伯給世券既而萬言侵牟其縣民縣

令張好古執萬言家人杖之好古亦下獄時上方議

禮以為禮始自宮闈每誦關雎講教化原評曰先入此數語史筆

值上與后坐張文二妃者尚茗上循視其手后恚投



孟起上大怒。后以驚悸，忽墮。既而崩。當墮，娠時萬  
 言乞妻入視，上以非祖制不許。至是議喪禮，欲從殺  
 因裁禮官所上儀注。上玄冠素衣，十二日更淺色衣。  
 聽政西角門朝，兩宮則具如常服。百官三日臨喪服。  
 十二日朝，則玄冠素衣。通二十七日除，閣臣張璠執  
 不可，請上素衣經帶。十二日乃更服玄冠素衣。百官  
 則素衣經帶侍西角門。通二十七日除，上曰：「不如朕  
 言，朕且以九日除矣。」璠曰：「不然，天子與后猶父與母，  
 春秋天王一歲有三年之喪，二焉為后也。古人服妻  
 三年，後世易以期。期之喪，諸侯絕。旁期也。妻之喪，正

期也。日易月殺矣。殺之九月後，若有殺者，則將無也。  
 且寧忍臣子不終君母之服者。上曰：「以上有兩宮皇  
 太后故也。終不聽。」既而詹事霍韜奏曰：「今百官有妻  
 之喪，不當公。古人父在喪，母杖不上于堂，避尊也。臣  
 請陛下玄冠素衣，御西角門十日，即玄冠玄裳，御奉  
 天門。百官朝則玄冠玄裳，退則素。二十七日除，謂夫  
 陛下二十七日皆御西角門，則無辨于大喪也。百官  
 表衣朝中門，則禮不肅敬也。陛下即以玄冠玄裳御  
 奉天門者，當陽之義也。猶之百官有妻之喪，不當公  
 也。百官退而素，不敢見陛下，避尊之義也。猶之古人



杖不上于堂也庶幾變于禮者之禮也上可其奏乃  
 謚曰悼靈皇后以其年別葬之天壽山嶼兒峪葬之  
 日出梓宮王門罷辭祖禮百官一日臨都給事王汝  
 梅諫不聽十五年禮部尚書夏言議謂先皇后正位  
 中宮母儀天下者七年天崩謚悼雖侔古法而靈義  
 有六並非美稱請下翰林更謚上意既久釋乃改謚  
 曰孝潔皇后其後繼后謚孝烈先祔廟而后祇祔奉  
 先殿西室即西夾室也隆慶初禮臣議孝潔大行皇  
 帝元配也宜合葬祔廟若遵遺制祔孝烈則舍元配  
 也若同祔則二后也皆不合典制臣竊以大行皇帝

升祔時宜奉孝潔配遷葬永陵孝烈移主陵廟制曰  
 可乃上尊謚曰孝潔恭懿慈睿安莊相天翊聖肅皇  
 后

廢后張氏世宗第二后也父楫錦衣衛指揮僉事后  
 初入宮封順妃嘉靖七年陳皇后崩兩宮皇太后命  
 上自擇諸妃中可者因下詔曰皇后之尊與朕同體  
 承宗廟母天下者也順妃張氏侍朕以來克盡禮道  
 其冊立為皇后當是時上方追古禮而后甚婉婉稱  
 上意每歲祭后必從上分獻宗廟方春率嬪御行親  
 蠶禮日講章聖太后女訓于宮中嘗誦翰林所撰內



則新詩使宮人歌之以當古房中之樂如是者六年

原評曰著此段纏至十三年正月癸卯忽降諭禮部

曰朕惟陰以相陽若地承天妻綱于夫道在敬順而

已朕元配早失進冊張氏藉其內助恩遇特隆近乃

不思敬異罔顧承乾俟其自俊竟成終怙應收皇后

冊寶退閒別所其天下箋賀總停如勅十五年薨上

命喪葬視憲廟吳后禮十六年改稱廢后葬金山

方后江寧人安平侯方銳女以嘉靖九年選入宮十

年奉章聖皇太后旨選九嬪先是祖制無九嬪名自

后妃下雜置諸嬪宮而間以媿好昭儀貴人美人諸

位號今史官言明代宮中無雖稍參漢制要其所以

為儲嗣計未嘗乏也至是特用張璉言謂上未有子

古者天子立后竝建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

八十一御妻以廣儲嗣陛下春秋鼎盛宜博求淑女

為似續計于是下慈旨為九嬪之選而后居其首三

月后與鄭氏王氏閻氏韋氏沈氏盧氏沈氏杜氏九

人竝受冊竝冠九翟冠大采鞠衣圭用次玉黻文冊

黃金塗視皇后殺五分之一至期上袞冕告太廟還

服皮弁御華蓋殿傳制遣大臣行冊禮既冊乃從皇

后朝奉先殿禮成百官入賀上仍服皮弁受之當是



時后册名德嬪上以其行禮敬且升降有儀度悅之

然未為后也原詳曰此篇逐段起伏皆見筋節越二年忽廢張皇后

欲立后以問夏言言故逆上意頓首曰臣請為陛下

賀夫天園而地方者也上大喜遂以其年立為后而

以僖嬪沈氏為宸妃麗嬪閻氏為麗妃副之故事立

后謁內廟而已內廟者奉先殿也上謂天子立三宮

所以承宗廟故禮經有廟見之文何以不謁廟下翰

林禮部議議謁廟是正月壬子上御奉先殿遣太傅

武定侯勛為正使少傅孚敬為副使持節册立上乃

率后謁太廟及世廟越三日頒詔天下明日受命婦

朝賀于未央宮自是之後上嘗薦高祖及高后尊號

后捧高后主亞獻上稱其有禮睿皇后升祔及禁日

后親扶寶幄尚七挾惟謹睿皇后祥后奉几筵帥嬪

御行享祀皆恭恪稱上意上嘗特褒之二十一年十

月上性卞待宮人多不測宮人懼會所幸曹妃及王

寧嬪侍上寢寢酣宮人楊金英等謀弑逆用組繫上

頸而以釵股雜刺上勝問幸繫組倉卒誤為殊死結

得不縮金英懼同事張金蓮者知事敗走告后后馳

至解組上蘇然病悸不能言后命太監張左高忠捕

宮人雜治詞首王寧嬪云曹妃者雖不與然亦知之

形史拾遺記

形史拾遺記

形史拾遺記



后乃傳上命收曹妃及金英等十餘人磔于市并捕  
 斬其族屬十餘人而藉其家先是曹妃有容色上愛  
 之冊為端妃故每侍上寢至是上稍愈疑妃冤曰端  
 妃我所愛宜無此心因德后救已而翻以妃故憾后  
 是年進后父銳安平伯為安平侯以報后功二十六  
 年十一月宮中火中官請救后上不應后遂崩已而  
 復悼曰后救我而我不能救后原評曰此以述語為斷語純乎史法乃  
 欲厚其喪葬禮且欲重抑孝潔以厚之遂稱后為元  
 后豫名所葬地曰永陵遣太傅兼太子太師成國公  
 希忠為正使持節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文華

殿大學士言為副使捧冊諡曰孝烈皇后故事凡冊  
 諡使臣至宮門內侍傳節冊以入上又諭諡后禮重  
 其命二使上殿拜命于門內勿如舊明年二月喪百  
 日特修薦事于永禧宮詔羣臣齋戒十日是日皆素  
 服辦事五月葬永陵將葬禮官請儀注上命梓宮從  
 中道行虞殯如禮用九數百官送喪者皆制服至入  
 朝以素服加烏紗帽黑角帶退而以素服素冠辦事  
 至迎主之日仍用制服至思善門外行安神禮主還  
 更以素服素冠辦事禮畢除時廷臣謂踰舊制且有  
 引孝潔前事爭者皆不聽二十八年十一月后大祥



禮官請安主奉先殿東夾室先是孝潔葬嶼兒峪後  
 主不議祔至十五年禮官始請祔奉慈殿邵太后傍  
 以為喪服小記有婦祔祖姑之文因祔主焉及邵太  
 后遷陵廟而奉慈殿毀廷臣議遷孝潔主于奉先殿  
 旁室而殿旁地陜惟斜廊兩廡難以奉安于是有奉  
 先殿盡西夾室之祔蓋迫于所請也今請安后主于  
 奉先殿東則位先孝潔此明以元后尊后者而上復  
 不許謂當祔太廟下輔臣嚴嵩尚書費家等議嵩等  
 言祔祖姑禮也請歲時饗獻則入太廟藏主則幄憲  
 廟皇祖妣之傍以從祔于祖姑之義而上曰不然祔

禮無遷就者后雖非帝然帝之配也帝自有一定之  
 序而后即因之今后以朕存不啓櫃不定祝已矣安  
 有饗在此而主藏彼之禮其依祖制奉祧仁宗而祔  
 以朕他日之新序其勿違蓋上意尊后且慮他日祧  
 睿考故欲乘已生存時預祧仁宗而借后以定序也  
原評曰直斷數語皆舊史所未敢道 嵩等謂論及新  
 者然史記漢書在木朝已自有此  
 序則非臣子所敢言乞下廷臣議上命暫已待再  
 姑藏主皇妣睿皇后傍明年再替奉主睿皇后傍入  
 享于太廟位設新序不及祝而上終欲祔主太廟命  
 再議禮部尚書徐階都給事楊思忠皆以為不可餘



無言者時帝使人覘會議得狀及疏入怒曰爾等懷  
 二之心猶爾耶此非專論后也又非子為親夫為婦  
 也第以朕躬論正序定位禮所應有乃無肯奉行者  
 階思忠二人議定即是矣於是階思忠惶恐言臣等  
 愚昧不能仰知聖諭竊惟周建九廟三昭三穆率六  
 世而祧至後兄弟相及亦有不及六世者國朝廟制  
 同堂異室與周禮不同今太廟九室皆滿若以聖躬  
 論仁宗當祧固不待言但此係異日聖子神孫之事  
 而陛下自言之是自豫廟也臣聞夏人之廟五商以  
 七周以九禮由義起五可七七可九九之外亦可加

也請于太廟及奉先殿各增二室為十廟祔孝烈皇  
 后毋祧仁宗陛下亦無豫焉上曰會議當人人盡言  
 今兩人各一言而止此會議耶臣子之誼當祧當祔  
 自應上請而乃自為見且禮有一定苟定矣何避豫  
 為於是階等乃如旨議上報聞隨條上祧祔儀注并  
 請曰忌祭近矣望可臣奏上猶銜初議報曰孝烈繼  
 后非元后其所配者又入繼之君不忌祭亦可階等  
 惶恐請益力上曰非天子不議禮后當祔廟朕久論  
 之顧謂未宜徒飾繁言惑眾聽實欲待題朕主矣因  
 諭嚴嵩曰禮官即從朕言勉強耳諸臣爭親爭帝爭



耐爭名三十年矣。至今猶未化耶。今即不忍祧仁宗。且置后主別廟。他日任臣下處之。令忌日奠一卮酒。不致以仁宗傷眾情也。于是禮臣不敢復言。第請如敕行。許之後二年。六科官表賀正旦。思忠首署名。上猶修前卻。摘其表語。詰責之。杖之百。削籍。以杜異議。然當時議臣從無敢為孝潔言者。隆慶初。上后尊諡。曰孝烈端順敏惠恭誠。祇天衛聖。皇后不稱肅字。且移孝潔配世宗耐廟。遷葬永陵。而別祀后主弘孝殿。見陳皇后記。

皇貴妃王氏指揮僉事王隆之女。嘉靖九年選入宮。

十年冊為昭嬪。十五年生皇子戴。齶生時有他妃夢星官以嬰兒送昭嬪。上異之。是年進昭妃。明年冊為貴妃。皇子有奇質。嘗見上叩頭曰。兒不敢時時舉手者。以天在上也。上奇其言。至是益重妃。十九年進皇貴妃。二十八年皇子薨。年十有四。時初冠。行冠禮。翼日而病。命太醫視之。不治。忽北面拜曰。兒去矣。端坐而逝。上悼之。諡莊敬太子。明年妃薨。先是閹麗妃生一子。薨。諡哀冲太子。至是命妃與閹妃同葬。而以哀冲莊敬二太子耐之。其地在天壽山。已而禮部言。妃當與閹妃同耐。主孝潔皇后陵廟。詔可。妃弟朝用累



官都督僉事

卷五

杜康妃者穆宗生母也大興人父林封慶都伯嘉靖九年妃應選入掖庭明年封康嬪十五年進封康妃十六年正月皇子生是爲穆宗三十三年妃薨是時穆宗以裕王居邸上下禮部議喪禮尚書歐陽德等言累朝皇妃或未生皇子或子非居長而受封國或子立爲東宮而先薨俱與今不同惟成化中淑妃紀氏薨所生皇子倫序居長與妃事相類但彼時孝宗尚幼也今裕王旣已成婚禮宜持服主喪送葬乃議上輟朝五日裕王主喪遵孝慈錄斬衰三年其儀仗

人數皆視舊有加上不許于是輔臣引洪武七年太祖命周王橚服貴妃孫氏故事以對曰彼慈母猶爾况生母耶上命考賢妃鄭氏例以聞於是德等復上儀註制可用諡爲榮淑康妃葬金山及穆宗入嗣以隆慶元年正月巳未諭禮部曰朕仰荷天眷嗣守丕基迺惟慶源所自我生母榮淑康妃恩實大焉朕曩居外邸奉養之禮旣闕生前光揚之典未從身後追思罔極痛切于衷夫孝在篤于所生愛必由于親始今朕方以孝治天下而母恩未報大禮未舉其何以表因親之誼立成教之本哉昔孝宗皇帝上生母淑



妃尊謚祔葬茂陵建奉慈殿大內歲時祀享萬世稱  
 孝焉茲當如故事仰稽懿德恭薦鴻稱舉遷祔之上  
 儀營祀享之專宇爾禮部其詳議以聞丙寅上尊謚  
 曰孝恪淵純慈懿恭順贊天開聖皇太后遷祔永陵  
 祀主神霄殿

李嬪延津人嘉靖十四年十月夏言請慎選賢淑補  
 嬪御以廣儲嗣上命夫人女官出諸王館選擇妃父  
 李拱臣自詣通政司上白有女端麗堪充下陳因轉  
 送禮部以請上曰此非大臣獻諛也既係親陳當從  
 所願遂令拱臣送至京既至適上行郊禮夏言請淑

女赴諸王館擇日選視上曰淑女至京適逢郊享此  
 高禱之兆也原評曰動必引古然不可已勅勿赴館選徑進大內  
 既進冊寧嬪無子薨

穆宗朝穆宗皇后姓李氏昌平人封德平伯李銘女

隆慶穆宗為裕王冊為妃生憲懷太子嘉靖三十七年薨  
 王邸穆宗即位謚曰孝懿皇后六年秋神宗即位加  
 上尊謚曰孝懿貞惠順哲恭仁儷天襄聖莊皇后合  
 葬昭陵主祔廟

繼后姓陳氏通州人一作大名父景行封固安伯嘉靖中  
 孝懿李皇后為太子妃早薨冊后繼之隆慶元年進



為后已而后無子出居別宮越一年后疾左右無侍  
 者外廷憂之既疾甚試御史詹仰庇上疏曰皇后者  
 本先帝所賜以配陛下陛下宜遵先帝命篤宮闈之  
 好上承宗廟下以立四方家人之則舊聞皇后舉止  
 端肅久拂聖意而去歲車駕謁陵園皇后隨輦朝野  
 皆慶以為相傳或失實羣疑總釋頃又聞皇后離坤  
 寧置之別宮左右失起居以致抑鬱成疾陛下又略  
 無眷顧之意中外憂懸萬一不起如聖德何亦何以  
 承先帝命上曰后無子多病近移居別宮冀稍安適  
 或可從此却病耳爾不曉內廷事乃妄言神宗即位

上徽稱曰仁聖皇太后六年進懿安十年進康靜二  
 十四年七月崩謚曰孝安貞懿恭純溫惠佐天弘聖  
 皇太后祀奉先殿別室與孝烈皇后同先是神宗在  
 東宮時后病居別宮而神宗生母李太后者斯時尚  
 為貴妃也神宗每晨謁奉先殿朝帝及貴妃畢即往  
 候后曰娘娘寂莫禮不可曠后聞履聲即喜彊起取  
 經書指而問之神宗應聲答后且感且喜貴妃聞后  
 喜亦喜原評曰貴妃和厚神宗既嗣后稱仁聖貴  
 妃稱慈聖兩宮既同尊而后與慈聖皆賢素無猜嫌  
 至是益親謚神宗又孝事兩宮一無所間由是后無



疾優游慈宮者二十五年神宗嘗設四齋近侍二百餘人陳百戲為兩宮歡每遇令節先于乾清宮大殿設兩宮座使貴嬪請導上預俟雲臺門下拱而立北向久之仁聖輿至景運門慈聖輿至隆宗門上居中北向跪少頃兩輿齊來前已復齊至乾清門上起于是中宮王皇后扶仁聖輿皇貴妃鄭氏扶慈聖輿導而入少憩請陞座自捧觴安几以及獻饌更衣必膝行稽首屏顧攝息原評曰一段祇摩敘迎宴一節如許詳盡委哲豈非司馬寫生之筆皆從來儀註所未有者于是始陳戲劇歡乃罷凡大饗多此類

孝定皇太后李氏神宗生母也潮縣人一作父武清

侯李文全一作母王媪生后時里中聞異香經日不散

后初為宮嬪進貴妃生神宗進皇貴妃萬曆元年

上徽稱曰慈聖皇太后故事天子非嫡生而尊皇后

稱皇太后若生母亦稱皇太后則加徽號于皇后以

別之時太監馮保欲媚上風大學士張居正設竝尊

禮于是下議尊皇太后曰仁聖皇太后皇貴妃曰慈聖

皇太后而兩宮無少別焉慈聖徙居乾清宮視上臨

御諸外廷事一切倚任閣臣不敢預獨于上起居務

極嚴切上偶不讀書名使長跪每御講筵入嘗戲作



講臣進講后前后亦以是驗其記否。每朝日五更至。上寢所呼曰帝起。今日上朝。敕左右掖上坐取水為盥面。挈之登車以出。故上在宮中頗祇畏而一二中官奉太后懿旨左右夾持時至過當。六年上大婚太后將返慈寧宮。敕諭閣臣謂吾不能視皇帝朝夕恐不若前者之向學勤政有累聖德。先生親受先帝付託有師保之責。其為我朝夕納誨用終先帝憑几之誼。社稷蒼生未有賴焉。是年進徽號曰宣文太后。雖還宮嚴切如故。八年十一月上曲宴西苑。兩宮人侍上。醉顧之使之歌。新聲辭不能既。退取劔擊兩宮人。

左右勸止之。遂戲割其髮以出。翼日太后聞大怒。自尚青布袍屏簪珥。傳語閣臣居正具狀切諫。且令草罪已御札。又名上跪地數其過。至云必用汝作皇帝。耶時宮中喧傳太后令馮保向閣中取霍光傳將退。上立潞王上大懼。跪泣不起。久之方解。乃答其所嬖客用孫海二人逐之。原評曰此八年事舊誤列太后意多終嚴教之不合十年進明肅十二年太后與仁聖太后同謁山陵。二十九年進貞壽端獻三十四年進慈聖宣文明肅貞壽端獻恭熹四十二年二月崩遺詔曰予以眇躬獲侍穆廟敬恭罔懈幸誕育今皇帝踐祚



四十餘年天下頌太平之休者咸歸功啓佑予實惡焉茲者遘疾瀕危皇帝齋居露禱顧命數已終予亦怡然大還其奚但化之有皇帝至孝哀慟必過良軫予懷當順變節哀靈承帝眷親賢圖治永保鴻基皇太子亦宜及時進學無忝元良大小臣工相與戢睦共理邗隆以副予惓惓至意其赦恤事已親囑皇帝喪儀悉遵典制特詔上尊諡曰孝定貞純欽仁端肅弼天祚聖皇太后合葬昭陵別祀崇先殿后性慈愛雖視上甚嚴而保護備至上事太后孝能伺意承指竭力奉養時時以設宴陞座特具後庭供奉陳宮戲

外戲名四齊近侍玉熙宮近侍各二百餘人次第承應后晨夕歡燕暮齒益健且究心內典好施予凡天下名勝地皆置梵刹動費鉅萬時天下宴安物力充物上亦助施無所吝嘗侍后慈寧宮看花時已秋節有銅盎生紅蓮蓮心抽蓋九而攢簇四向如臺蓮然上令文書官宋紳傳外廷觀看看畢仍送慈寧上親帥后妃稱賀且賦詩以為太后慈壽之瑞嘗于太后千秋節為太后祈福敕取內庫所藏吳道子畫觀音像臨撫之易以慈容使梵刹瞻仰勒石刷千頁以布天下天下梵刹皆供之

原評曰聖孝用心無所不極數段文亦踴躍



內閣朕面奉聖母慈諭謂浙之南海有補陀山大士現身處也其剝燬于火而基址尚存欲發願修復不費官錢自捐帑銀蓋造仍舊已完功矣卿等當撰文製碑頌聖母功德其孝如此後以冊立事未定給事中姜應麟等屢以請定國本日見斥革后聞而惡之會上入侍饈后問其故對曰以彼是都人子故也后大怒曰爾亦都人子也上遽跪伏地不敢起蓋當時內廷呼宮人爲都人后初亦由宮人進故云旣而羣臣請福王之國行有日矣鄭貴妃難之復以祝太后千秋爲辭且多設禮幣冀以悅后后揮却之且曰不

知吾潞王可宣來上壽否貴妃乃不敢留曹學程以建言論死后憐其母老言于上釋之玉熙宮女伎能戴燈舞自言家大梁曾許里中人爲儒生后遣還其家使配焉后雖不預政而明于大義且善御外家后父封武清伯進侯子誠銘嗣弟誠鏢誠鉅等皆都督偶武清舍人給軍士布花多乾沒軍士譁內使以聞上命取所支布一疋驗之果紕裂卽謁太后言狀太后怒甚遣諭內閣革武清職上御講筵名閣臣言狀居正爲營救得止太后乃名武清父子立宮門外遣中使出數之而抵其家人于法后生神宗及靖王潞



王時有昭順英妃韓容妃皆失傳不載

段恭妃無子萬曆中猶存嘗以外家貧遣中使持金茶壺一私遺外家為門者所奏上曰此雖妃所有然大內器物豈可闖出詔筓中使而自以百金遺妃曰即妃家貧以此給賜之先帝所賜物勿出也

神宗朝

萬曆 皇后王氏餘姚人生京師父偉以后貴封永

年伯萬曆六年孝定太后為神宗擇配册后為皇后后性端謹上下承平久天下無事中年好靜攝一切章奏盡留中不下后封識藏弄每語一事即隨取上之光宗在東宮危疑數矣后調護備至且善事孝定

太后得太后歡心上寵幸鄭貴妃置之不較宮中皆稱后盛德比孝貞焉萬曆四十八年四月崩諡孝端先葬定陵光宗即位擬上尊諡曰孝端貞恪莊惠仁明婉天毓聖顯皇后未及上帝崩熹宗立始舉大禮焉主祔廟后與新建伯守仁同族時守仁孫承勳方襲爵上嘗問后家有官乎后對曰猶記新建伯妾猶子行也見在京翼日名見坤寧宮賞賚甚厚因奉差為南京守備十九年提督操江掛漕運總兵官印三十五年加太子太傅用皇親品服時稱餘姚王氏有二伯聞者榮之

一云后本姓黃冒王氏見通志



王貴妃者光宗生母也。初爲宮嬪，無寵年長矣。偶幸有娠，上諱之。故事，宮中承寵必有賞賚，文書房內官卽記年月日及所賜以爲驗。上侍慈聖，宴語及之，上不應。慈聖命取內起居注相示，且以好語相慰藉曰：「吾老矣，猶未有孫果男者，宗社福也。母以子貴，寧分差等耶？」十年四月封恭妃，八月光宗生，是爲皇長子。旣而鄭貴妃生皇三子，進封皇貴妃，而恭妃不封。后旣無寵，又不得見上，一切恩禮盡爲鄭氏所抑。二十九年，冊立皇長子爲皇太子，妃無封如故。三十四年，元孫生，加慈聖皇太后徽號，然後進封皇貴妃。光宗

每至后宮，鄭氏必使人尾之。四十年病革，光宗馳至宮門，猶閉，挾鑰而入。后目眇，手光宗衣，泣曰：「兒長大如此，我死何恨！」言訖遂薨。光宗泣左右，皆泣。鄭氏猶令閉三日，不傳閣臣。葉向高言：「皇貴妃薨，四日未見傳諭，且禮儀未定，雖會典所載頗詳，而皇太子母妃前所未有，宜另議從厚，不報。」向高又言之，乃議諡溫肅端靜純懿皇貴妃。葬天壽山，光宗卽位下詔曰：「朕奉皇考遺命，嗣承基緒，撫此萬方，溯厥慶源，則我生母溫肅端靜純懿皇貴妃恩莫大焉。朕昔在春宮，旣莫親于溫清，今居禁闈，徒有痛于楛棗，欲申罔極之



深。宗。惟。有。肇。稱。乎。殷。禮。昔。我。皇。祖。穆。宗。皇。帝。上。生。母。  
榮。淑。康。妃。尊。諡。祔。塋。永。陵。建。奉。慈。殿。于。大。內。歲。時。享。  
祀。茲。當。如。故。事。仰。稽。懿。德。恭。薦。徽。稱。舉。遷。祔。之。隆。儀。  
飭。闕。宮。而。孝。享。爾。禮。部。其。詳。議。以。聞。熹。宗。卽。位。上。尊。  
諡。曰。孝。靖。溫。懿。敬。讓。貞。慈。參。天。宵。聖。皇。太。后。遷。祔。定。  
陵。祀。奉。慈。殿。

鄭貴妃大興人萬曆六年上以大婚下選擇令民俗  
稱大婚曰官婚爭嫁娶雖城司禁之不止妃故許隣  
家子為婦然闕聘物妃家不聽娶而隣家強之兩家  
爭且闕妃闕門哭適中官過門見妃美卽籍姓去  
原評

日門半闕半別謂之闕見左傳此用闕門二字如畫既入宮冊貴妃及生

子進皇貴妃妃權譎善媚後庭寵倖者無出妃右時  
恭妃既生皇長子顧無寵冊立未有屬妃恃寵請立  
巳子為太子上許之先是大內北上有大高玄殿祠  
星君最神妃嘗以祈嗣過祠進禱焉至是請謁謝邀  
上設誓許他日冊立因御書一紙緘玉合中賜妃人  
未知也第妃加位號而恭妃不及人頗疑之至冊立  
未定多飛語外廷爭之者且紛紛至凡請冠請婚請  
預教不一而足至二十九年羣臣爭不已而慈聖皇  
太后又堅持立長妃復于是時小失歡于上上乃移



皇長子居迎禧宮既而冊立爲皇太子同日冊妃子  
爲福王皇五子爲瑞王皇六子爲惠王皇七子爲桂  
王旣立上遣人取玉合視之封識宛然而內所書字  
則蟲已盡蝕之矣上觀悚然因助妃廣建祠宇以祈  
福焉初刑部侍郎呂坤爲按察時作閩範圖說一書  
太監陳矩從坊間購之持以進上上偶賜妃妃爲之  
重刻坤不知也二十六年有撰閩範圖說跋者名曰  
憂危竑議以爲此書本呂坤媚妃爲之其中首頌漢  
明德馬后且首載其由貴人進位中宮一事則明明  
以明德指妃而妃之刻之因以自指此易儲之本也

故其文託朱東吉爲問答朱東吉者謂東朝也其名  
憂危則以坤會上憂危一疏因卽借其名風之且曰  
此可憂危事然卽憂危者爲之也時其跋盛傳京師  
然不得其人久之有疑出于給事中戴士衡與全椒  
知縣樊玉衡者以士衡曾糾坤玉衡曾彈妃也妃弟  
鄭養性爲言于上上重謫二人然置妖言不問越五  
年又有爲續憂危竑議者其題曰國本攸關是時皇  
太子已立然又恐更易者之隨之也其文託鄭福成  
爲問答鄭福成者謂鄭之福王當成也且曰朱廢爲  
相廢者更也更易之義也而廢所用者文則有王世



揚孫瑋李汝張養志四人武則有王之楨陳汝忠王名世王承恩鄭國賢五人共九人合妃而十周之十亂有婦人焉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卽此是也上聞之大怒謂誣罔宮闈基間骨肉命賊曹四出捕期在必得於是輦下大臣或借以傾危人人重足立旣久得曠生光者抵之乃已至四十一年又有王曰乾者上變言奸人孔學等爲巫蠱將不利于聖母及太子語侵妃賴閣臣葉向高勸上以靜處之禍遂寢其後挺擊事起王之案親鞫張差其所供龐保劉成則坤翊宮內使也妃大懼而劉廷元等合詞謂差風癩

差之供係之案指使廷臣各相持不能解于是貴妃向上泣上曰外廷語藉藉可畏若自乞東朝解之妃乃向太子號訴哀禱上名見羣臣于慈寧殿太子降諭毋株連因立殺張差定獄而他不及神宗崩遺詔封妃皇后未及行而光宗又崩乃與光宗選侍李氏共踞乾清宮邀封賴大臣力爭于是又有移宮事而國事已壞崇禎三年七月妃薨諡恭恪惠榮和靖皇貴妃葬銀泉山鄭國泰鄭養性皆以妃貴官都督











